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缕拉菲莫维奇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PGNF02.TXT/PGN>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成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苏联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波波夫的战斗的一生，及其主要作品：《浮冰上》、《沙原》、《火光》、《瘦高个子》和长篇巨著《铁流》，对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作了翔实的评析。</PGNF03.TXT/PGN>

战斗的一生

引　子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

绥拉菲莫维奇的一生，是与俄罗斯人民共命运的一生。他经历了两个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风暴（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每次革命运动，他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丰富的革命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编年史作家；他的著作，就是苏联人民革命的历史画卷。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长篇小说《铁流》，被联共（布）中央誉为“经典名著”，标志着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最高成就。列宁和高尔基都很关注绥拉菲莫维奇的生活和创作，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给了这位作家巨大的荣誉。一九三三年，他七十寿辰时</PGN0001.TXT/PGN>荣获列宁勋章，一九四三年，他八十岁时，又荣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

绥拉菲莫维奇的创作，不仅在苏联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新文艺创作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九三一年，《铁流》这“鲜艳而铁一样的新花”，在鲁迅先生的努力下，冲破“岩石似的重压”，和我国读者见面了。从此，绥拉菲莫维奇就成为我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作家。

少年的困惑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波波夫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七日诞生在顿河草原上的尼日尼·库尔玛雅尔镇。他的父母都是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父亲绥拉菲莫·伊万诺维奇·波波夫十六岁就离开家到高加索军队服役去了。绥拉菲莫维奇为人诚实、忠厚。他的天地就是团队。团队以外的天地，他一无所知。他曾两次获得沙皇的乔治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官。母亲拉伊莎·杜保夫斯卡娅善良而热情，在村子里很受人敬爱。她关心人们的疾苦，她们家虽不富裕，她却常常设法周济贫困的邻居。她受的教育虽不多，但能以流利而又生动的语言讲故事，她用几个词就能把一个人形容得惟</PGN0002.TXT/PGN>妙惟肖。正是她在绥拉菲莫维奇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文学的种子。绥拉菲莫维奇就说过，他“成为作家是由于受母亲的影响”。

绥拉菲莫维奇的父母都信基督教。每逢礼拜日，他们就给儿子换上一套漂亮的衣服，领他到教堂去。在绥拉菲莫维奇的亲属中，只有他的外祖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杜保夫斯基不信上帝，他从来也不到教堂去作礼拜。要是神父到他家来，他就把自己的房门锁上，到草原上去。有一次，小萨沙（绥拉菲莫维奇的爱称）将从邻居老太婆那里听来的黑手鬼的故事，告诉了外祖父。外祖父生气地说：“乱扯闲话，把孩子给教坏了……，你别听女人们的闲话，……”

萨沙爱爸爸和妈妈，也信任他们，也爱外祖父。他看见村里人是那么尊敬外祖父，外祖父常常替他们向法院写申诉书。村里人说外祖父救了许多哥萨克，让他们“没讨饭和蹲监狱”。外祖父也很喜欢这个观察力和想象力都强的外孙子。他每次来，总是耐心地回答萨沙提出的出人意料的问题。这一老一少，常像平辈人一样交谈着。

有一次，萨沙给外祖父讲村里两个农民打架的事。福民说一个新来的农民偷了他什么土地就打起来了。外祖父听完了萨沙讲的故事，脸上现出了愁容，气愤地啐了一口唾沫说：“这才是胡</PGN0003.TXT/PGN>涂人！他们都是穷人，哪里有什么土地？”“那福民为什么说那个外来的农民偷了他的土地呢？”萨沙问他的外祖父。

“这是愚昧造成的。福民是顿河这儿的本地人，他是地主的农奴。当农奴制一废除，地主康尼克夫就跟他说：‘再见吧！’这样福民就成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自由人。他恨那个外来的农民，他说那个外乡人是来抢他福民这个本地人的土地。其实，他俩都没有土地。”外祖父解释的话萨沙并不完全了解。地主康尼克夫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可是福民和外来的农民连一寸土地也没有，为什么这样呢？萨沙不明白。他想下一次好好问问外祖父。可是不久萨沙就与外祖父分手了。

萨沙的父亲绥拉菲莫·伊万诺维奇在一个哥萨克团里管财务。这个团，要移驻到俄国西部的所谓“波兰帝国”去。这样，萨沙就带着他的困惑随同父亲远行了。

在整理行装的日子里，萨沙常常跟父亲的勤务兵聂菲德在一起。他也是哥萨克人，平常见萨沙总是很亲热的。可是这次他们在一起时，萨沙感到他很忧愁，不像从前那样爱说爱笑了。有一天，萨沙看见一个年轻的哥萨克来找聂菲德，他没听清他们说什么，不过从那个人脸上</PGN0004.TXT/PGN>的表情，对以觉察出他在讲什么不高兴的事。后来聂菲德告诉萨沙，他们俩是

一个村的人，他叫基斯乌索夫，结婚不久，刚刚入伍，可是这次就要出发了，他请求上士让他跟老婆见一面，他说，也许以后永远见不到她了。可是上士无论如何也不代他向中队长报告……。聂菲德嘱咐他：“这话您可别告诉爸爸和妈妈呀。”

聂菲德的话，使小萨沙深思起来。父亲老是告诉萨沙：哥萨克是帝国的支柱，为沙皇和祖国的荣誉服务，是一个哥萨克无上的幸福。可是，基斯乌索夫不愿意出发，聂菲德也不愿意，别的哥萨克大概也不高兴离开故乡，一去很多年，这是为什么？

这一个问题，对一个七岁孩子来说，是太复杂了，而且父亲对他灌输的一些传统观念也很牢固。他不能分清哪是对的，哪是错的，真理在哪儿？这在孩子的天真的心灵上又增添了新的困惑。

行军的三个月里，在路上和休息的时候，萨沙总是跟哥萨克骑兵在一起玩。因为萨沙的同年伙伴都留在遥远的顿河那边了，新朋友还没有。孩子和成年人在一起混久了，不由得就要注意成年人的复杂生活。大人告诉萨沙，对谁都应当亲热、有礼貌，爱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PGN0005.TXT/PGN>旨意。上帝大概也这样命令成年人吧。可是，为什么他们彼此不能容忍，军官对士兵是那样粗暴无礼？

萨沙认识的骑兵中队长——阿列菲耶夫平时是很和蔼的人，他常到波波夫家里来，有一次还送给萨沙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哩。可是有一天萨沙看见他把哥萨克兵的牙齿都打掉了。军官走后，哥萨克用手从地上小心地捡起自己的牙齿，就把它藏在兜儿里了。萨沙把这事情告诉了母亲，并且担心地问：“妈妈，哥萨克就白白地挨了打吗？这是他的牙呀！”母亲每次碰到这类事，自己又无法阻拦时，脸上总是现出抱歉的样子。萨沙这次又看到了他熟悉的那种表情。

萨沙老是以困惑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希望获得满意的答案，却几乎一次也没获得。是生活太复杂，还是小萨沙太爱思索？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在团队里，聂菲德成了萨沙的好朋友。他们相处得十分亲热，整天呆在聂菲德做饭的厨房里。煎锅和燉菜的小锅在聂菲德的大手里像玩具似的。他一边剁葱，煎肉饼，洗家什，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家乡的事情，讲团里的新闻，甚至还谈论孩子不大懂得的关于生和死的问题。聂菲德讲故事讲得有趣，逼真。后来绥拉菲莫维奇在《童</PGN0006.TXT/PGN>年生活片断》的草稿里，写到聂荣德时说：“凡是他认为是在道德上应做的事情，或者反过来，是不体面的事情，我也认为是应做的或者是不体面的。”

有一天，萨沙看见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事情。

士兵基斯乌索夫因为逃跑被打七十树条。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场面。那树条的嗖嗖的响声和嘶哑的喊叫声混在一起。哥萨克人赤裸裸的身体上的一条条血印，这一切深深地印在萨沙的脑海里。他回到家里，忘不掉这一切。他不想吃，也不想喝，他告诉了父亲和母亲。这却引起了父亲的愤怒，认为他到不该去的地方游逛，并宣布从此由他自己来管教孩子。

果然，第二天父亲到孩子的房间里来了，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起功课来。孩子吓得浑身哆嗦，着急了，说些胡涂话，惹得父亲生气，说萨沙不用功。后来就决定请个教师来教他，这才放心了。

其实，萨沙很早就喜爱读书。有家庭教师以后，他更不满足那些很薄的

儿童读物。有一天，他偷偷来到父亲房间里，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坐在地板上看。他没听见母亲走进来，等到母亲和气地但是坚决地把那本书给合</PGN0007.TXT/PGN>上时，他才发现她。

“你读这个还早”，母亲说。“读你自己的小书吧，难道那些小书没有趣味吗？”

“不，妈妈，有趣。可是，那是些小书，这个呢，是讲活人的……”

孩子不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等你上中学，我就给你买一部《战争与和平》”。她说着还是把书拿走了。

可是，萨沙仍偷偷地继续读它。

三年以后，母亲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果然给儿子买了一部《战争与和平》。萨沙十分高兴地读着他已经读过的那些篇章。这以前，他曾被凡尔赛、玛茵、李德、库珀等的长篇小说迷住，热心地扮演这些书里的主角——勇敢谦逊的猎人和神奇的聂莫船长。可是萨沙从来也没扮演过托尔斯泰书里的主角们。绥拉菲莫维奇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往何游戏都是对生活的模仿，可是当我打开《战争与和平》时，我简直就是在生活里，没有必要去模仿生活，我就是在生活，并没有把这当作一本书。”

绥拉菲莫维奇后来在自传里写到他的童年生活时说：“假如我能够表达我的内心世界的话，我就会说，我有两种生活：规矩的生活和混乱的生活。一种生活是跟父母，跟弟妹，跟客人们在</PGN0008.TXT/PGN>敞亮的、清洁的房间里过的，大家都穿得很好，很整洁；另一种生活是在厨房里过的，是在我们顿河团的哥萨克营房里过的，人们不让我到那儿去，并且用责罚来吓唬我，我只是偷偷地往那儿跑。”

寻找打开人生秘密的钥匙

一八七四年，萨沙随他父母回到了熊口镇，在这里上了中学。熊口镇坐落在顿河边上，静静的闪光的顿河倒映着陡峭的高山，远处就是那无边无际的顿河草原。

萨沙很喜欢这美丽的地方。在炎热的夏天，从清早就跟小朋友们到顿河去钓鱼。钓上来十几条小鱼，就熬汤，做野餐，有趣极了。可是来到熊口镇的第二年秋天，不幸降临到波波夫家，萨沙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忧伤成病，从此沉重的家庭负担就落到他瘦弱的肩上。波波夫家分到一块土地，可是在他父亲去世以前就典出去了。只有一所小木房子，母亲与四个子女搬到一个房间里，其余的房间都出租了。妈妈成了那些房客的服务员。看见妈妈从早到晚给孩子和房客做饭，拾掇屋子，洗衣服，萨沙很伤心。

随着家庭的破落，亲戚朋友们对波波夫家的</PGN0009.TXT/PGN>态度骤然改变了。萨沙跟母亲偶尔到人家做客，总是坐在末席。绥拉菲莫维奇后来回忆说：“那些该死的家伙连沏的茶都不一样：给别人沏香的，给我们沏没有香味的。”萨沙正是在这艰苦的生活中，养成了对庸俗的市侩习俗的仇恨。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萨沙从中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半工半读：一边利用课余时间为同学补课，获些薄酬以维持生活，一边坚持学习。

在中学时期，萨沙很爱自然科学。他觉得很奇怪，原来广大的生物界也有着严格的分类。老师说，学者们不断地发现新的品种，为了这个，人们经常到南美洲的荒林和没调查过的非洲大陆的丛林里进行科学考察。

非洲和南美洲都离得很远，可是顿河沿岸的丛林和草地却近在身旁。放学后，萨沙就与两个同学带着捕蝴蝶的网子进行“科学考察”了。几个月里，萨沙把课余时间都用在观察动物界和植物界上了。除此之外，萨沙也很喜欢做化学和物理实验。萨沙上五年级时，熊口镇被雷击死了七个人，他向物理教员提议由学生们自己做个避雷针。

自然科学打开了萨沙的眼界。如果说当年他从外祖父那里，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上帝并不那么神圣，那么，现在他就用自然科学这把解剖刀，划破了上帝庄严的脸孔。</PGN0010.TXT/PGN>

随着对上帝信仰的动摇，萨沙也开始清醒地观察人世间的一切。正在这时，他生活中又闪现出耀眼的火花，那就是外来的大学生们带到镇上来的那些读破了的小册子。它们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萨沙的心灵。萨沙在六年级就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看过杜勃罗雷波夫和皮沙烈夫的著作。他时常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在一起读书、争论。在这些人中，最出众的是直爽、聪明的奥列斯特·高沃鲁斯。他是后来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组织者之一。他们秘密地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萨沙第一次从这些书籍中听到了要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这么大胆、公开的呼声。他知道为了那篇反对第三厅的密探谢多·费洛季的文章，皮沙烈夫被监禁在彼得堡要塞里四年半；也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种子落到肥沃的土地上了。中学生萨沙·波波夫对沙皇的信仰开始破灭了。

一八八三年，萨沙从中学毕业。母亲开始为儿子请求数目不大的士兵津贴，好让他继续读书。可是入什么学校呢？他在皮沙烈夫的著作影响下，对

自然科学发生了浓烈的兴趣。波沙烈</PGN0011.TXT/PGN>夫主张发展自然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是我们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谁引诱青年离开这个事业，谁就是妨碍社会的发展”。皮沙烈夫对自然科学的宣传和提倡，大大地提高了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眼中的意义，使得当时的许许多多青年人都愿意学习自然科学了。

萨沙·波波夫就这样考入了彼得堡大学的数理系。

人生的路灯

萨沙·波波夫离开了静静的顿河，来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政治中心——彼得堡。

彼得堡用灰雾弥漫的阴暗天气迎接这个在顿河边上长大的青年。他怀念故乡那南国的骄阳和草原上无边的蓝天……，彼得堡精美、宏伟的建筑群、城市的嘈杂和拥挤，使他感到陌生和沉郁。但是，大学里紧张的学习生活很快使他忘记一切，求知的渴望占据了他的心灵。在这里，他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中学教育的缺陷。要弥补这些不足，就必须刻苦读书。他除了听课之外，就藏在宿舍里读书，不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咀嚼着。接连读</PGN0012.TXT/PGN>了三个月，直到医生坚决地禁止他读书，说他有失明的危险，他才稍作调节。书籍像一盏明灯似地打开了萨沙的视野，使他知道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和道理。可是仍有许多问题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了大学生研究组。

大学生研究组是八十年代上半期在俄国出现的革命小组。它是一八八三年在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在那里，萨沙与他的同学们一起艰难而勤奋地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的时候困难得使人苦恼，“没法忍受”。绥拉菲莫维奇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有时候读了五六个钟头才研究明白和弄懂了十几行字。有时大家由于自己的无知和不懂而陷于失望。可是，困难克服了以后，真像把宽宽的大门打开了一样。”对马克思普作的学习，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但是，八十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刚刚传播，他虽然读了马克思著作，但还不能完全理解。

大学的第一年他就是在紧张的攻读、热烈的争辩和不倦的探索中度过的。在这一年中，他生活的风帆，已从自然科学的港口，驶向了社会科学的航道。

在彼得堡大学,萨沙结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PGN0013.TXT/PGN>山大·乌里扬诺夫（他是民意党人）。那是在一次晚会上，乌里扬诺夫的简短而富有逻辑性的演说，深深地吸引了波波夫的注意。他的演说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怎样去接近工人，怎样才能使工人把自己当做朋友呢？带着这个问题，波波夫去请教乌里扬诺夫。乌里扬诺夫直截了当地鼓励他到工人中去，到加列尔港口的一个工人小组里当宣传员。萨沙·波波夫把乌里扬诺夫当作前进道路上的路灯，按照他的指引，波波夫果然到工人中去了。波波夫在和工人的接触中，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也开始学会做宣传工作。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为革命服务铺平了道路。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以恐怖手段谋杀沙皇失败，也因此，乌里扬诺夫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激起了波波夫无比的愤慨。他永远不会忘记由于乌里扬诺夫的引导，他才接触了工人，并从那些满身油污和熏得漆黑的人们那里看到改造社会的力量；他也不会忘记乌里扬诺夫那种蓬勃的、像火一样的革命热情，给自己以温暖和对未来的胜利的信念。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波波夫接受学生会的委托，以学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篇告社会人士书，阐明了事件的真相和乌里扬诺夫所从事的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他也被</PGN0014.TXT/PGN>沙皇政府逮捕了。波波夫是在把宣言稿送去付印的途中被捕的。他机灵地把宣言稿搓成团，攥在拳头里。当宪兵押着他走过半明半

暗的走廊时，他就悄悄地把纸团送到嘴里咽下去了。由于缺乏罪证，更重要的是当局想放长线钓大鱼，波波夫入狱不久就被释放了。波波夫出狱后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生活着。他像个被追赶的野兽，在彼得堡城里周旋了三个星期。密探像条尾巴，紧紧地跟着他。为了摆脱敌人，波波夫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帝国这不容安身的国土。但没等离开俄罗斯，他又被捕了。一八八七年夏，他被流放到俄国遥远的北方小镇——梅津。

流放地的笑声

梅津是阿格尔克省的一个小县城，位于俄罗斯北部寒冷的海边上。这里几乎常年是冰天雪地。生长在充满阳光的南方的哥萨克，曾为彼得堡的阴暗天气苦恼，而今他更难耐这北国的荒凉。七月的梅津，用迷蒙的细雨迎接波波夫。惊人的潮湿和北极的无尽的白昼，使他整夜难以合眼，波波夫躺在硬板铺上一直睡不着。窗外连绵不断地下着凄凉的细雨；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烦恼，像迷蒙的雨丝一样缠绕着他。</PGN0015.TXT/PGN>

有幸的是，就在这北国，就在这苦恼之际，命运之神安排了波波夫与莫依先柯结识了。彼得·莫依先柯是著名的莫洛佐夫纺织厂罢工运动的领导人。一八八四年，莫洛佐夫工厂的罢工运动整整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沙皇政府调一团顿河哥萨克用武力镇压了罢工运动。罢工失败后，大批工人被逮捕，莫依先柯就是那时被捕的，后来流放到了梅津。莫依先柯在波波夫到梅津后的第三天来到波波夫的住处。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咱们来认识认识吧。我叫彼得·莫依先柯，按职业是纺织工人，按使命是革命家，按居住地点是流放地的犯人。”这是一个身材不高，有着一双明亮愉快的眼睛的人。他的到来给波波夫消除了许多愁苦。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莫依先柯工人运动领袖的形象，早就印入了波波夫的脑海，波波夫在彼得堡就听说过他。经莫依先柯的介绍，波波夫参加了由一些流放犯人组成的公社。他们有时做木工，有时读书、争论，消磨漫漫的长夜。有时在莫依先柯的带动下，唱起雄壮的歌曲，这样，波波夫透过北国的迷雾，又看到了阳光。

在这里，波波夫也常常和本地居民，海滨的农民、猎人交往。他们常常在北方的寒夜里，在那黑漆漆的小屋里漫无边际地交谈着。白海沿岸居民的故事，使波波夫深受感染。他面前时而出</PGN0016.TXT/PGN>现人们与无情的自然界进行顽强斗争的图画。无边无际的冰原，突起的冰块在破裂、在碰撞，冰原上有猎人拖着打死的野兽，急急忙忙地往岸边跑来。潮水一来，冰川就会把人带走，抛进茫茫海洋之中，多少猎人因此而送命！

富农对白海沿岸农民的剥削，和顿河一带哥萨克地主对“外乡人”和“本地的”贫苦农民的剥削同样的残酷。是啊，这残酷的剥削，同眼前的冰川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吞没无辜的生命！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促使他把自己满腔的郁闷倾吐出来，让人们都能了解这人间的不平。在这种动机下，波波夫开始创作。在昏暗的油灯下，伏在小桌上，写啊写啊！用文字把脑子里出现的模糊形象描写出来，多么难啊！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准确恰当的字眼而苦思冥想。作家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说：“和农民的会晤，给我的文学经验提供了第一批材料。”

由于波波夫的眼病加剧，医生建议，把他转移到一个气候较好的地方。直到一八八八年八月，他才获准到皮涅加去过他的流放生活。

皮涅加也属于阿尔罕格尔斯克省。从梅津到皮涅加大约仅有三百俄里。这是仅有一千居民的小镇。皮涅加的自然风景优美，这儿有渔产丰富的湖泊，有茂密的森林。由于环境改变，气候适</PGN0017.TXT/PGN>宜，波波夫的眼病好多了。他每天晚上都在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写作，写了涂，涂了再写。

皮涅加也有一批流放的政治犯。人数虽不多，可是相当团结。到这里不久，波波夫就和他们熟识了。根据梅津的经验，波波夫在这里很快组织起一个木工作坊。白天波波夫揽活，做木工，跟那些身体强壮、满脸胡茬的猎人

们谈话。天一黑，他就锁上自己的小屋的门，照例写作。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波波夫的第一篇小说——《浮冰上》终于完成了。他满怀喜悦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读给朋友们听。后来他回忆说：“刚读出声来，我就突然觉得憋气，可怕，因为我觉得这篇小说简直太无味了……。”小说里所描写的景色，他的朋友和他本人每天都看见，有什么新奇之处呢？但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越来越引起听众的注意。小说的结局使大家极为激动。小说读完后，朋友们还在热烈地讨论着，并且鼓励波波夫把小说《浮冰上》寄到《北方通报》编辑部去。《北方通报》因为稿件太多，将它转到《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这是以绥拉菲莫维奇为笔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半个世纪以后，绥拉菲莫维奇回忆起他的处女作发表这件事还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打开报纸——我唉哟一声：白纸上印着黑字，</PGN0018.TXT/PGN>这是我的小说，是我的……是我的！这是真的吗？我不管怎样也合不上嘴唇！一直在张嘴傻里傻气地微笑着，我不管走到哪儿，总是那样微笑着。……”这是母亲听到新生婴儿啼声时，发出的微笑；这是手无寸铁的战士寻找到新武器时，发出的微笑。这微笑中既有艰苦劳动之后的欣慰，又有投入新的战斗前的喜悦。是的，从此流放犯亚历山大·波波夫变成了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一个作家的生活从这流放地奇迹般地开始了。

一八九〇年六月，绥拉菲莫维奇获准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度过未满的刑期。六月十四日，青年作家满怀着将要和家人团聚的愉快心情，离开这严寒的北方。在他动身前不久，《俄罗斯新闻》又刊登了他的两篇反映北方生活的小说《在冻土地带》（又名《冰天雪地》）和《在木筏上》。

走向未来的赠言

绥拉菲莫维奇回到了故乡——熊口镇。顿河是那样清澈，远山是那样妩媚，造物主把这山光水色，构造成美丽的图画，来欢迎顿河的儿子——绥拉菲莫维奇。从凄凉的北国归来的绥拉菲莫维奇，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自然感到格外亲切。但是，当他闯进自己的家时，看见的却是衰</PGN0019.TXT/PGN>老的母亲和瘦弱的弟妹，使他百感交集。妈妈给他讲起这几年困苦和悲惨的生活。他知道，这是一个孤单的女人和四个孩子为生存而斗争的故事。母亲用祈求的眼光，看着久别归来的儿子。这眼光清楚地表示出：你也应像别人一样，安静地生活吧，你可怜可怜自己的母亲吧。绥拉菲莫维奇敏锐地感到饱经风霜的母亲是在为他的生活和前途担忧。

这天晚上，绥拉菲莫维奇很久没有入睡。他在思考以后做什么，未来的生活应该怎样安排？他同情母亲，不愿给她再增添痛苦，但他却无法“安静”地生活；鱼儿怎么能离开水，战士怎么能离开战斗？在流放期间，当他的第一篇小说获得成功之后，绥拉菲莫维奇就决心用手中的笔为武器，去投入俄罗斯人民的伟大斗争。

从弟弟文尼亚那里知道罗斯托夫有地下小组在活动。他多么渴望去那里看看啊，但他是一个被警察监视的人，没有行动自由。正在这时，区长办公室通知他，批准他到矿水城去治病，期限是一个半月。这是对他在皮涅加时提的申请书的答复。绥拉菲莫维奇想利用这个合法的机会办两件事：一是跟罗斯托夫的地下小组取得联系，二是到下新城柯罗连柯那里联系出版短篇小说集。就这样决定了，到罗斯托夫和下新城去，在家里却</PGN0020.TXT/PGN>说出去治病。

两天以后，绥拉菲莫维奇就到了罗斯托夫。在那里，他找到了阿拉贝谢夫。他们是在皮涅加认识的。阿拉贝谢夫是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精明强干的组织者。他在罗斯托夫组织了一个地下革命小组，跟“劳动解放社”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得到马克思主义读物，并把乌拉基高加索铁路总工厂的工人吸引来参加小组的活动。绥拉菲莫维奇马上看出，他到这儿来是对的。他们就如何在熊口镇建立地下小组和开展活动谈了许久。他们决定在村里租一座磨房，派两个同志去那里工作，只要有这个核心，熊口镇的工作就会开展起来。这为缓拉菲莫维奇创造了接近工人、参加斗争的条件，也为他的创作开拓了基地。

几天以后，绥拉菲莫维奇到了下新城。这个年轻的作家受到柯罗连柯热情的接待。柯罗连柯告诉他，他与乌斯宾斯基谈论过他的作品，他们对《俄罗斯新闻》上发表的小说都非常满意。柯罗连柯说：“您的语言很好，简洁而有力，描写也生动，新鲜，人物都生气勃勃的。这些人物虽然刻画得简略，匆忙，可是仍然是生气勃勃的，而且在您的每篇小说里都显露出一种思想，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但这是不应该的。不过我要重复地说，在人物的描绘方面叫人觉得有</PGN0021.TXT/PGN>点简略，这好象是巧妙的、有天才的画家的手顺便作的水彩画的素描。是的，是水彩画的素描，您应当过渡到深刻的、细致的油画上去。”柯罗连柯微微一笑，接着说：“您看，我不光会夸奖，也会贬斥。而且，这个，可以说是在您走向未来时我给您的赠言。至于您请求出版的问题，我已请乌斯宾斯基给你安排，……。”绥拉菲莫维奇还是中学生时，就读过柯罗连柯、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开始写作以后，更

把他们的作品作为范本来读。现在，他局促不安地站在柯罗连柯的面前，他很激动，这位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一个失去公民权利的人，竟是这样诚挚、热情，这是对绥拉菲莫维奇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走向未来的赠言”，多好！绥拉菲莫维奇从这里不仅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过去，而且看清了自己的未来。

十二月，绥拉菲莫维奇回到了熊口镇的家。由于旅途的劳累，他病倒了。病后，绥拉菲莫维奇为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各处奔走，想寻找一个教课的地方。但是，大家对一个政治上被监视的人特别注意，找不到这样的工作。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没有面包，屋子没有升火，北风一吹，屋里像冰窖一样冷，墨水冻了冰，钢笔时常从冻僵的手里掉下去。就在这饥寒交迫的时候，绥拉</PGN0022.TXT/PGN>菲莫维奇完成了短篇小说《逃往美洲》。这篇小说写的是他大学生活的片断。对这篇小说，绥拉菲莫维奇虽不尽满意，却很重视它。因为这是他遵循柯罗连柯“走向未来的赠言”开始从水彩画的素描向“深刻细致的油画”过渡，作探测人物心灵的尝试。绥拉菲莫维奇把小说寄给了乌斯宾斯基，请他看看。他在信中说：“有一件事叫我没有办法，那就是，我觉得我永远也描写不好一个人的心灵。死的自然界我写得明确、突出，可是活的人就写得苍白和含糊。”

乌斯宾斯基很喜欢这篇小说，把它送给《俄罗斯思潮》杂志发表。与此同时，《俄罗斯新闻》报刊也刊登了他的小说《转辙员》。经乌斯宾斯基的介绍，文学基金委员会给绥拉菲莫维奇发了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津贴。最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绥拉菲莫维奇终生没有忘记老作家乌斯宾斯基在那困难的时刻对他的无私的帮助。

一八九二年六月，沙皇政府解除了对绥拉菲莫维奇的公开监视。绥拉菲莫维奇于是到诺沃契尔卡斯克谋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业。不久，他进“顿河的话”报馆工作了。在报馆工作期间，绥拉菲莫维奇创作了《在地底下》和《节前》等反映矿工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绥拉菲莫维奇又应邀到“亚速边区”报的马利乌波里分社当编</PGN0023.TXT/PGN>辑。在这里他写了一系列抨击社会生活丑恶面的杂文、特写和小说。如《南方的粮食交易》、《报复》等。绥拉菲莫维奇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抨击，引起了当局的不满，不久他被报社解职。绥拉菲莫维奇在多少年以后回顾这段生活时说：“这几年是我‘深入生活’的时期。我下到矿井里，和工人一起在可怕的黑暗的坑道中一起呼吸致命的铅毒，或是跟渔民们到亚速海里与风暴搏斗……无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是像铅一般沉重的生活，它笼罩着整个世界。……这一切我都想讲一讲，呼吁一下，但是，到处是警察，检查官……。”

从马利乌波里回到诺沃契尔卡斯克，绥拉菲莫维奇又到“顿河的话”报馆工作，并成了它的正式职员。这里的许多朋友都把绥拉菲莫维奇当作一个作家，并为在他们当中有这么一个作家而骄傲。但是，绥拉菲莫维奇却对他近几年来写的作品十分不满意。作为一个作家，怎样走向未来？绥拉菲莫维奇沉思着，一种新的思想在他脑海中升腾，那就是：作家不能满意于写人们的痛苦，而应将那即将爆发的力量表现出来。……

一天，大自然给了他启示。那天，雷雨交加，密集的雨点，像一股宽阔的水流似的从天上泼下来。积水很快汇成一条湍急的小河，它把碎石</PGN0024.TXT/PGN>头冲翻了，把街道上的泥土都卷走了。可是，它不是从一滴一滴开始的吗？滴水汇成河，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绥拉菲莫维奇凭

窗观看着、沉思着。他从眼前的情景中，悟出了人民的力量。于是，他挥笔写了一篇题为《一滴》（副标题是《儿童的小故事》）的短篇小说。它刊登在一八九八年第十六期《顿河的话》上。《顿河的话》却因此被沙皇政府内务部下令封闭八个月。

一八九八年，绥拉菲莫维奇与顿河哥萨克姑娘克辛尼亚·彼波娃结婚。她是彼得堡别斯图热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生，会外语，有时候应“亚速海边区报”编辑的邀请作点翻译工作。婚后不久，绥拉菲莫维奇因《顿河的话》被封而失业。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决定去彼得堡碰碰运气。那里的书局也许能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还可以把一篇新作带去。

十一月的彼得堡，以它特有的阴冷来回答绥拉菲莫维奇的满腔希望。出版商答复，暂时不能出版他的书。小说新作送杂志社，如石沉大海。本来柯罗连柯在《俄国财富》杂志社当编辑，找到他还会有希望的。不巧的是，柯罗连柯不在彼得堡，需要三个星期才能回来。怎么办？等柯罗连柯，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回去吧，等于一事无成，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在这些日子里，</PGN0025.TXT/PGN>他时常想起十一年前，他被两个穿蓝制服的宪兵押送出这个城市的情景，想起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等牺牲的战友。往事使他更懂得生活的意义，因而尽管一天只能吃上一小块面包，靠喝茶水度日，有时竟饿得发昏。但他还是坚持坐下来写作。三个星期过去了，柯罗连柯终于派人来找他了。他们整整九年不见了。柯罗连柯虽显苍老，但精神抖擞。他还是那样热情地接待绥拉菲莫维奇。他对绥拉菲莫维奇说：“你的《在工厂里》写得很好，编辑不应该拖这么久，应该早就处理和发表称的小说了。”柯罗连柯还答应要为他的小说集写序言。由于柯罗连柯的关照，绥拉菲莫维奇领到了预付的小说稿费。这使绥拉菲莫维奇十分感激，久久不能忘怀。柯罗连柯不仅给了他走向未来的赠言，更为他坚定地走上文学道路奠基铺路。在柯罗连柯的帮助下，彼得堡书商兹翁纳列夫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同意出版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集。一九〇二年四月绥拉菲莫维奇接到了崭新的还带油墨味的样书。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曾在各报刊上零星发表过的小说：《在木筏上》、《在冻土地带》、《行军》、《转辙员》、《报复》、《散步》、《在地底下》、《节前》。这些小说收集在一起，印成一本厚书，仿佛与前不同了，更重大，更严肃</PGN0026.TXT/PGN>了。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绥拉菲莫维奇在创作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他在文学领域的地位。

一九〇一年十月，“顿河的话”诺沃契卡斯克分社又聘请绥拉菲莫维奇回去工作。这样，绥拉菲莫维奇就经常在“顿河的话”上发表讽刺小品、寓言等各种体裁的尖锐的、富有现实性的“和读者谈话”。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火炬》。它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伊席吉尔婆婆》一样，都是写勇敢的丹柯高擎着自己燃烧着的心，像火炬一样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丹柯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也是作家的精神写照。他愿高擎起自己燃烧的心，引导人民朝着解放的道路迅奔。

在与高尔基相处的日子里

一九○二年一月，安德列耶夫聘请绥拉菲莫维奇到莫斯科一家大报——《信使报》工作。八月初，他应聘去莫斯科。到了莫斯科，绥拉菲莫维奇首先去见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是个活跃而乐观的人，和他的那些忧郁小说完全不同。绥拉菲莫维奇与他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地谈论着创作和俄国的著名作家。在谈话中，绥拉菲莫维奇不能同意安德列耶夫对生活的怀疑、</PGN0027.TXT/PGN>绝望的见解。许多年之后，绥拉菲莫维奇还记得安德列耶夫的那句话：“作一个钟，人们敲它只是为了警报和出殡，永远也不是为了快乐的婚礼。”“为什么不是为了婚礼，为了快乐和幸福呢？”这是绥拉菲莫维奇对安德列耶夫的明确回答。

就是从安德列耶夫的口中，绥拉菲莫维奇第一次听到高尔基对他创作的肯定。一九○二年九月的一天，绥拉菲莫维奇去参加民主主义作家团体——“斯列达”在安德列耶夫家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有幸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高尔基。高尔基对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也很熟悉。一经安德列耶夫介绍，他们就一见如故。高尔基当即邀请绥拉菲莫维奇作为他主持的《知识丛刊》的撰稿人。在交谈中，高尔基详尽地告诉绥拉菲莫维奇出版这套《知识丛刊》的目的，他说：让读者在这些书中看见俄罗斯的生活，唤醒人们对俄罗斯的爱，振奋人们的力量，激发人们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要知道会有几十万人来读它。革命在成熟，工人阶级越来越革命化，在这种空气里，正直的文学书籍也能起很大的动员作用。工人会发现字里行间的意思，一切正直的思想都能得到工人的响应……。高尔基决定将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编到丛刊里，并为他出版一部作</PGN0028.TXT/PGN>品选集。高尔基称绥拉菲莫维奇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家”。但他也对缓拉菲莫维奇的小说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高尔基说：“您可别忘记：矿工——这就是工人！要晓得，就是工人创造出周围所有的一切来的。在您的作品里，他们仅仅是一些穷困的、受践踏的人，——他们很可怜……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实。矿坑是谁来掘？是谁把那坚不可破的石头岩层爆炸开来？水涌进矿坑时——是谁把水汲干的呢？瞧您的这个小孩子，——嗯，当然，他很可怜。可是他长大起来，就将是一个真正的世袭的矿工！土地，矿藏都要在他面前让出道路。真是这样，我们常常忘记这些……这可是应当记住的。如果牢记着这一点，自然也就会描写出来了。”

绥拉菲莫维奇曾长期地思索过，只是对穷人同情，难道能改变他们的境况吗？的确，不应该把工人仅仅描写成被压迫的可怜的人。现实也证明了绥拉菲莫维奇所熟悉的革命工人，像莫依先柯和工人小组的成员们，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是个领导者，经常鼓励别人，他们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新生活的创造者。高尔基说得非常正确。贫穷、痛苦、饥饿——这只是一半的真相，整个的真相呢——那就是莫依先柯以及工人阶级的成千上万的代表人物，他们争</PGN0029.TXT/PGN>取胜利的意志是任何饥寒痛苦所不可摧毁的，这才是应该写的东西。

在高尔基的思想影响下，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革命倾向日益鲜明。

一九○三年，《知识丛刊》出版社出版了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集第一卷。其中作品都是作者根据高尔基的建议和指点，校订过的。这期丛刊登载了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在途中》。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曾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绥拉菲莫维奇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开始了他创作的新的里程，即开始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轨道，而迈向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一九〇四年，绥拉菲莫维奇因病到克里米亚的雅尔达休养，而离开了《信使报》社。在《信使报》工作期间，绥拉菲莫维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得为它提供一篇文章。一九〇五年四月，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向沙皇政府发起武装进攻，暴风雨似的革命斗争遍及全国，也蔓延到这个滨海的疗养小城。绥拉菲莫维奇因病势严重，无法离开雅尔达。他参与了弟弟文尼亚在雅尔达从事的地下革命工作。文尼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当时住在雅尔达。他们在一起复印列宁的“五一”宣言，秘密投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PGN0030.TXT/PGN>《前进报》，号召工人和农民用积极行动来纪念“五一”节。为了纪念“五一”节，绥拉菲莫维奇和文尼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学朗诵会。正在雅尔达的高尔基在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一篇名为《监狱》的小说。这次集会引起警察局的注意，他们把绥拉菲莫维奇、文尼亚和高尔基都列入黑名单。绥拉菲莫维奇因此被迫与高尔基一起离开了雅尔达。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绥拉菲莫维奇在武装起义的前夕来到了彼得堡。在这里，他首先见到了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颓伤了，他想离开这充满斗争风暴的俄国，并邀请绥拉菲莫维奇和他一起到德国去。绥拉菲莫维奇很珍视与安德列耶夫的友谊，但他不能和安德列耶夫一起去。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天才来自人民，来自生活，离开这些，天才就像一棵露出根来的小树一样要衰弱和枯萎。

绥拉菲莫维奇见到高尔基时，他看见这位人民作家——勇敢的海燕，正为革命工作在忙碌着。高尔基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募款，引导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高尔基鼓励绥拉菲莫维奇要观察，敏锐地观察，然后将他所看到的写出来；为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影写照，这对绥拉菲莫维奇是极大的鼓舞。</PGN0031.TXT/PGN>

不久，绥拉菲莫维奇写了一篇题为《母亲》的小说。这是以罗斯托夫、诺沃罗西斯克等地的革命斗争作为素材写成的。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她曾经到民间去，宣传革命，那些宣传印入了儿子的心坎。后来儿子果然参加了革命，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她的“革命性”却像被风吹的一样消散了。绥拉菲莫维奇把这篇小说读给高尔基听。高尔基认为绥拉菲莫维奇写了一个重大的主题，母亲和儿子，而儿子参加革命了。但高尔基说：“要是我，就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母亲和儿子这个主题，一个工人出身的母亲，不识字，独生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地下小组，罢工……儿子被捕了。可是儿子在监狱里还在斗争，儿子的伟大真理感染了母亲，战胜了这个被压迫的俄国妇女世世代代的恐惧和驯顺性……（高尔基后来果然写出了这样一部作品，即长篇小说《母亲》）。”这些话，像一把火，使绥拉菲莫维奇豁然开朗，促使他更深刻地去把握时代的脉搏。

在彼得堡时期，绥拉菲莫维奇住在工人武装起义斗争最尖锐的布列斯尼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大炮的沉重的轰隆声，时时穿过夜空。他跟工人自卫队和群众一起堆筑街垒。那些不屈服的工人形象，深深地印在绥拉菲莫维奇的脑海</PGN0032.TXT/PGN>中，一种创作的激情使作家拿起笔，用炽热的语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在激战时刻完成的特写《在普列斯尼亚》和小说《葬礼进行曲》。

十二月十九日，白色的寒雾笼罩着整个城市，低矮的太阳射出暗淡的光，街道上到处是拆掉和烧毁的街垒的残骸，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绥拉菲莫维奇怀着满腔义愤，带着自己的作品到高尔基家，他给高尔基读了这两篇作品。

多年来，绥拉菲莫维奇一直牢记着高尔基的话语。他在创作上的革命倾向，正是在高尔基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更使他看清了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所以，这个时期他写的作品已经不是简单的暴露，而是把无产阶级作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自觉战士来表现的，那里面充满了昂扬的革命斗争的激情。

创作的新起点

一九〇五年武装起义失败了，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斯托雷平统治的十年。全国实行恐怖统治，以各种手段来扼杀革命。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俄国的城市和乡村到处爆发起义和罢工。在这充满白色恐怖的反动年代里，有些</PGN0033.TXT/PGN>革命同路人，已经胆怯地离开了革命队伍；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转到敌对的营垒，公开反对革命。反动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发动了进攻。资产阶级颓废文学大肆泛滥，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安德列耶夫也抛弃了自己以往的民主主义的倾向,高叫革命‘毁灭”，滑到颓废主义文学的泥坑中去了。

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一样，在反动年代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他们忠实于革命事业，对革命的最后胜利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九〇六年是绥拉菲莫维奇创作上的丰收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新起点。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斗争，锻炼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革命意志，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创作出一篇篇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正如绥拉菲莫维奇给他妻子的信中所说：“过去我曾因为缺乏题材而苦恼，可是现在满脑袋都是题材——题材非常丰富。”这一时期，绥拉菲莫维奇从早到晚地写小说，这些小说都是革命现实的写照，跟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学是迥然不同的。他猛烈地鞭笞革命同路人的变节行为和逃避革命斗争的消极情绪。和他以前的小说比较，这些小说中，回荡着一种高昂、斗争、冲锋的主旋律，再也不是低徊的哀</PGN0034.TXT/PGN>歌；小说里的人物多是觉醒者和勇敢斗争的战士，再也不只是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这表明绥拉菲莫维奇已坚实地迈向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如《炸弹》、《深夜》、《葬礼进行曲》等。这些作品都相继发表在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上，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却引起敌人的恐惧和不安。沙皇政府终于在一九一一年禁止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再版，并强令各地书店予以销毁。

随着创作不断趋于成熟和生活积累的不断丰富，绥拉菲莫维奇已不满足于只能反映生活某一侧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而渴望用更广阔、更深刻的形式来展现时代的面貌。因此，绥拉菲莫维奇在创作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尝试。一九〇六年，也就是在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后不久，绥拉菲莫维奇开始写长篇小说《荒漠中的城》。它的出现，标志着绥拉菲莫维奇在恩想上和艺术上的新跃进。

长篇小说《荒漠中的城》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开始了构思。当绥拉菲莫维奇在《亚速边区报》工作时，常常到草原上的一些村镇采访。他亲眼看见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这些村镇发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当时，作家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经过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洗礼，作家的思想</PGN0035.TXT/PGN>成熟了，于是他才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生动而鲜明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深刻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他们必将成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自觉战士。肯定革命，肯定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便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主题。

《荒漠中的城》是通过草原上一座新城的出现，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的

残酷性。这座小城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镇。商人和资本家像苍蝇似的拥进这座小村镇，开小酒馆的查哈尔就是其中之一。他设妓院，开赌场，放高利贷，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骗取了大量的金钱，整个城市都掌握在他的魔爪里。他有房屋，有商店，有木工厂。但是查哈尔没有幸福。作者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小说通过查哈尔的家庭瓦解表现了这一点。查哈尔产业的继承人——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查哈尔用他的魔爪掐住他遇到的每个人的喉咙，可是他的生活却毁灭了。

生活的法则，对资产阶级并不是总有利的。随着资本的增加、草原上的城市也出现了工人阶级。历史赋予他们埋葬资产阶级的使命。在小说</PGN0036.TXT/PGN>中，绥拉菲莫维奇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增长。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展开的罢工斗争，震动了这座小城。尽管他们的斗争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他们团结一致，这就是未来胜利的保证。

在小说结尾，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富有诗意的图画——在草原上的一个黑暗的夜晚，升起了朝阳。绥拉菲莫维奇在这幅画里，放进了自己对革命胜利的坚定的信念。

“无边的草原的夜是黑暗的——黑暗，寂静，神秘……空虚无人，一片沉寂，而你在等待什么……

只有一个地方有了微弱的光线，好像朝霞在深夜里出现了……”

长篇小说《荒漠中的城》虽还有些自然主义的痕迹，但的确是俄罗斯文学的重大成果。它发表在一九一二年最初五期《现代世界》杂志上。一九一三年出了单行本。资产阶级下流文人对这部作品大加污蔑和咒骂，而进步作家柯罗连柯则对它给以很高的评价，如发表在当时著名杂志《俄国财富》上的评论文章说：“绥拉菲莫维奇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作家。由于他的谦虚，他向来也不去解决什么‘问题’，也不写什么轰动一时的时髦主题，也不用什么‘豪语’来惊吓读</PGN0037.TXT/PGN>者，也没有人围绕他的名字大吹大擂过一次。虽然按照天才来说，他要高过我们现代的著名作家里的许多人……他是稀有的艺术家，善于写风景，世态，词藻丰富得像生活本身一样五光十色，显示出独特的幽默色彩的生活对话……只要……稍稍看一下这种狂热的、贪婪的、残酷的生活，就满可以判断绥拉菲莫维奇在自己长篇小说里描写它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技巧了。……在这种描写里让人觉得有一种真正的天才的力量……而缺点……就都被淹没在《荒漠中的城》所充满的那种重要而鲜明的东西里了。”

绥拉菲莫维奇没有满足已获得的成功。他越来越觉得生活就是作家的生命。为了更多更好地写出反映俄罗斯现实的作品，他决定到生活的深处去，到人民中去。

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绥拉菲莫维奇骑着摩托车完成了去黑海沿岸的旅行。朋友们劝阻他说：“您会生病的，会撞死，会在公路上一连躺几昼夜……”，可是，绥拉菲莫维奇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在他看来，如果坐轮船走，那就是说，什么都要从远处看，和旅行的人搭伴坐汽车，就像作梦似的，什么都从身旁飞过去。骑摩托车就可以随便停在哪儿，随便停多长时间。于是，绥拉菲莫维奇就开始了他的一千俄里的旅</PGN0038.TXT/PGN>行。

沿途到处是峡谷、山沟、峻陡的和狭窄的小路，稍一不慎，就有跌死的危险。夜里就睡在农民的茅屋里，牧人的窝棚里，筑路工人的篝火旁……印象不断变换，接触了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人们夜间的谈话会比白天讲得更多

些，更坦率些。经过两个月的旅行，绥拉菲莫维奇满载着各种丰富的印象回到顿河地区，马上就坐下来写作。八月末和九月份他都在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的波斯村进行紧张的创作。

到前线去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向俄国宣战。绥拉菲莫维奇决定奔赴前线。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文学家基平的信里说：“那里已经着了火，不可能住在这后方。”但是，他作为一个自由派报纸的记者，而且是被流放过的人，是不可能作为特派记者派到作战的军队去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需要寻找别的道路。

一九一五年四月，绥拉菲莫维奇到皮洛果夫医疗食品队去当了卫生员，开到加里西亚去了。这个以皮洛果夫的名字命名的俄国医师会组织，其任务是在接近前线的地带进行救护和组织食品</PGN0039.TXT/PGN>供应。列宁的妹妹马利亚·伊里奇娜·乌里扬诺娃也在这个队里。她是缓拉菲莫维奇最亲近的同志。

一天，绥拉菲莫维奇坐火车到前线去，火车不知为什么在一个小站停了好几个钟头。他看见这个小站旁边停着几十辆大车，车上堆着破烂的家具。绥拉菲莫维奇走出车厢，来到大车跟前，发现这是一些从战地赶出来的难民。一缕缕发蓝的炊烟在飘动着，母亲们在给孩子们喂奶，妇女们在洼地的小河旁边用棒槌捶着粗布衣服。从马匹的两肋上，从妇女们痛苦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们走了很远的路。

绥拉菲莫维奇走到一个老太婆跟前。

“你们还得走很远吗？老大娘，你们的男人都在哪儿？”

老太婆用两只失去光泽的眼睛望了一下绥拉菲莫维奇说：“谁知道呀，人都没有了，有的打仗，有的被俘，有的死了。”

火车长鸣，绥拉菲莫维奇跳进了车厢。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队伍到了靠近前线的一个伤兵站。整所房子都挤满了伤员，许多人伤势很重，屋子里一片呻吟声和呼噜声，空气非常污浊，叫人喘不过气来。

医疗所的卫生员很少，他们只能在白天工</PGN0040.TXT/PGN>作。绥拉菲莫维奇整夜地一个人留在住着伤员的病房里值班。伤员的呼喊、请求，疯癫的人哈哈大笑和哀号，一刻也不停。绥拉菲莫维奇给这个一点水，又帮助那个翻翻身，或者只把手放在一个人的额头上，为的是驱散伤员由于病痛和孤单而生出的恐怖。士兵们都和绥拉菲莫维奇非常亲近，愿意对他倾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每当早晨别人来接班的时候，绥拉菲莫维奇已精疲力竭，头脑昏昏沉沉，倒在病房墙外的草地上就睡着了。但稍事休息，他就挣扎着起来，拿起笔来把他看见的和经历过的事情的一小部分写成通讯和特写，发表在《俄罗斯新闻》上。这些作品与别的前方通讯显然不同，它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严格的真实性。绥拉菲莫维奇在前线服务期间，除了写一些特写、通讯，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如《加里西亚》、《榴霰弹》、《短期休假》等等。这些小说都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灾难。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一样坚决反对这场帝国主义间的非正义的战争。

生活在铁流中

一九一七年，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PGN0041.TXT/PGN>了。革命，是被压迫人民的盛大节日。长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绥拉菲莫维奇，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迎接“十月革命”的到来。“我是活了半个世纪之后才进入十月革命的，但是我的真正生活却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作家是这样来说明十月革命对他的意义的。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聘请绥拉菲莫维奇担任该报的“文学、评论及艺术栏”主任。绥拉非莫维奇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工作。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

绥拉菲莫维奇投身革命，引起了他在文学界的一些同事的敌视和反对，甚至把他从“斯列达”中开除了。其实，绥拉菲莫维奇对这个文学团体已冷淡几年了。因为“斯列达”已从一个同情、接近革命的进步文学家的小团体，变成了一个人数众多而庞杂的组织。“斯列达”的几个创始人中有的因受历次事件的影响而背叛了从前的理想，这使绥拉菲莫维奇与它的关系逐渐疏远，但他认为在整个生活激烈变革时期，他没有权利抛弃“斯列达”。于是，他决定去参力“斯列达”的会议。

在参加会议的那天早晨，绥拉菲莫维奇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劝他晚上不要去参加“斯列达”的会议，因为在那里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PGN0042.TXT/PGN>这电话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感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匿名人。到晚上他还是去了。会场里许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有些人竟用凶狠的眼光看他。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要求把绥拉菲莫维奇从“斯列达”开除出去，理由是他担任了工兵苏维埃报纸的领导工作，而“斯列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出乎绥拉菲莫维奇意料之外的是和蔼、端庄的会议主席，绥拉菲莫维奇在文学界的老朋友伊万·布宁，也不说话。绥拉菲莫维奇面对这些无耻之徒，他无比愤怒。但是他努力用意志控制了自己——因为吵架只会对敌人有好处——就走出了会场。

回到家里，绥拉菲莫维奇马上坐在桌前，整整写了一个通宵。他有力地谴责了文学界里形形色色仇视革命的人，指出他们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像瞎子一样看不见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人民政权的建立，看不见工人、农民是生活的主人。当这篇题为《在一滴水里》的文章在《消息报》上出现时，工农兵读者纷纷给作者写信，向这位坚定的战士表示敬意，并祝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而那些背叛人民的资产阶级文人墨客，如齐利柯夫、鲍里斯·扎依切夫等人，却疯狂地攻击绥拉菲莫维奇是卖身给布尔什维克了，说他不配拥有俄罗斯作家这一伟大称号。但是他们的喊叫，很</PGN0043.TXT/PGN>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一九一八年，绥拉菲莫维奇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在普列斯尼区被接受入党的。他一九〇五年曾经在这里建筑过巷战街垒，一九一七年十月也曾在这里参加过革命斗争。也就在一九一八年，国内战争开始了。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绥拉菲莫维奇以《真理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战斗激烈的东方战线的战地司令部工作。前沿阵地的一切，他在加里西亚时就很熟悉。可是，一切又都与那时不同，这支年轻的军队有着铁的纪律，红军战士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官兵之间有着诚挚平等的关系。绥拉菲莫维奇和战士一样，生活在战壕里。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互相信任，而作家最愉快的是能经常与士兵交谈，

了解他们的生活、战斗和理想。在紧张的战斗中，绥拉菲莫维奇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了前线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件，并以这些材料，写了许多通讯、特写、政论和短篇小说。他及时地将他的作品寄给《真理报》。这些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前线官兵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员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报道了战争的进程。同时，他还在报道中揭露了军队供给中存在的问题，等等。后来，他把这些作品收编为《印象集》，于一九一九年出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PGN0044.TXT/PGN>后，绥拉菲莫维奇又着手写反映后方人民群众一切为了前线的紧张的劳动生活的作品。后来，他将这些反映国内战争的作品汇集在一起题名为《革命、前方和后方》，并把它出版了。

一九二〇年，绥拉菲莫维奇的儿子阿那托里，在南方战线上不幸牺牲了。这使绥拉菲莫维奇很痛苦。多少年来，他由于和妻子分居，都是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给他带来极大的欣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不久，阿那托里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员了。当一九一七年彼得堡工人攻打冬宫时，这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就在战斗的行列中。当时他接受革命委员会命令，到克里姆林宫去，与守卫那里的革命队伍——五十六团联系武器，这是重大的使命。在执行这次任务时，阿那托里被士官生逮捕了，险些送了命，后来被一个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军官所救。

事件发生后，绥拉菲莫维奇对儿子的安全有些不放心。但是，两个月之后，当阿那托里告诉爸爸他已参加了炮兵指挥员训练班的时候，绥拉菲莫维奇紧紧地握了儿子的手，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阿那托里奔赴了国内战争的前线。他指挥了“强大号”军舰的炮队，与白卫军作战。后来，他被委任为炮兵营的政委，这时他才</PGN0045.TXT/PGN>十九岁，多么年轻的生命！正是为革命贡献力量的时候，战争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正当绥拉菲莫维奇陷于极度痛苦的时候，他接到了列宁的信。信中写道：

> “亲爱的同志：
>
> 妹妹刚才把您所遇到的重大的不幸告诉了我。让我紧紧地紧紧地握你的手，并且希望你振作精神，坚强斗志。我极端惋惜我没能实现我想常与您见面和更密切地了解您的愿望。但是您的工作和我妹妹的讲述，使我对您产生了深刻的同情，我很想告诉您，工人和我们所有的人是多么需要您的作品，而您现在多么必须有坚定性，才能战胜沉痛的心情和强迫自己再拿起工作来。请原谅我写得潦草，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握您的手。
>
> 您的列宁”

列宁的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绥拉菲莫维奇在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信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后来列宁又在百忙中接见了绥拉菲莫维奇。绥拉菲莫维奇在《在列宁那儿做客》一文中，回忆了列宁对他的关怀和鼓励。

列宁那深情的话语，时刻在绥拉菲莫维奇的</PGN0046.TXT/PGN>耳边回响。鼓舞他在极端悲痛和困难的情况下，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去写作。

莫斯科到处是战争的创伤，街道破烂不堪，电车路上悬挂着断了的电线……作家在这困难时期也只得跟大家在一起，背着一口袋冻土豆在深雪里慢慢地走着，或者用一个小拖车拖着一点劈柴。但他在那些穿着灰色军大衣的人们的眼睛里，看到了争取胜利的坚强信心。他从衣衫褴褛的红军击溃装

备精良的白卫军的事实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伟大力量。他渴望用自己的笔，为这史诗般的时代描绘一幅历史的画卷。

作家的脑海里依稀出现了一批向神圣的目标艰难移动的人群的形象。这个移动着的人群和他印象中的高加索山脉结合起来了。灰色的岩石，锯齿狼牙的峡谷，云雾笼罩着，而在天气晴朗时，就倒映在不动的蓝色的海水里的雪山。这是一九一四年，他和儿子阿那托里骑着摩托车沿着黑海旅行所看见的高加索山脉。但是这奇伟的山景，还没有跟移动着的人群有机地融合起来。需要找出能融合两者的独特的生活事件。

绥拉菲莫维奇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代表作《铁流》的构思。

一个偶然的机会，绥拉菲莫维奇遇见了三个在黑海沿岸参加达曼半岛远征的人。他听这几个</PGN0047.TXT/PGN>达曼人讲了整整一夜的故事。天亮，他踏着积雪，往家走，兴奋得忘记了饥饿。他觉得：就是它——这就是他所寻找的东西，达曼军行军的路线，恰恰就是他走过的黑海沿岸的那些地方。

一九二二年末的一天晚上，一些作家在绥拉菲莫维奇家里聚会。绥拉菲莫维奇要朗读他刚刚完成的小说《铁流》。那时他常常举行这种联谊晚会。绥拉菲莫维奇是个活跃、热情而好客的东道主。

绥拉菲莫维奇先用很好吃的奶油馅饼招待客人。大家喝了一小杯葡萄酒。

“我是滑头的，朋友们，”他开玩笑说，“先得把你们这帮魔鬼灌醉，解除武装，免得你们骂我。……”

大家坐在桌边，毫不拘束，大家都有一种急迫的心情想早点知道作家新作的内容。而绥拉菲莫维奇似乎故意拖延他的朗读，甚至还想歌唱。

朗读终于开始了。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读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从第一页开始，大家就被那人民运动的广阔画面吸引住了；被切断了的达曼红军和村民们沿着里海穿过重山，英勇地撤退，去和主力部队红军会合。在漫漫的长途行军中，人们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饥饿、疾病，炮火的轰击，敌人的追击，作者巧妙地把人民群众的</PGN0048.TXT/PGN>革命化和纪律化的过程，与艰苦的行军过程紧密地结合起来。行军开始，这股人的洪流，缺乏最起码的组织，“步枪上晒着尿布，大炮上吊着摇篮”，“像一个空前巨大的没王的蜂巢”，张皇失措地泛滥在草原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斗，当他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当初那动荡的人流，如今却显得格外的肃穆庄严，威武雄壮了。这历史上的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是苏联人民自己创造的，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创造的。绥拉菲莫维奇就是从这独特的角度，出色地反映了人民与革命的血肉关系。

绥拉菲莫维奇读完之后，大家都沉浸在这部史诗强烈的感染之中，沉默了许久，没有任何词句能表达出这深深的激情。

涅维洛夫在多少年后，还说：“我们听着、听着，心儿都凝住了，直到这会儿还是扑通扑通地翻腾个不停……”

《铁流》于一九二四年修改完成，发表在文学丛刊《深处》上。它以一九一八年八月从库班反革命匪徒包围中突围出来，穿越高加索去和红军主力会师的塔曼军队的行军史为题材，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劳动人民和革命的血肉关系，给苏联国内战争留下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鲁迅</PGN0049.TXT/PGN>先生说《铁流》表现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是“划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它奠定了绥

拉菲莫维奇这位“十月革命前已成名的作家”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者”的历史地位。

文学新人的良师益友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不久，有一天，绥拉菲莫维奇被邀请到莫斯科苏维埃去。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他说：

“绥拉菲莫维奇同志，我们每天都收到二三十首寄来的诗，也有短篇小说……您不能找出一点可以利用的吗？要知道，这是解放了的人民的最初尝试。”

绥拉菲莫维奇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这些作品被送到了绥拉菲莫维奇工作的《创作》杂志编辑部。他整天读那些用小学生的练习簿上的纸，用包东西的纸或者糊墙纸写的乱七八糟的难认的字，一直读到深夜。从几百几千份来稿里只能挑出一两份，那还得重新加工。但是，绥拉菲莫维奇仍然用手掌遮着疲劳的眼睛，坚持读那大堆的稿件，从这些笨拙的诗和短篇小说中，发掘无产阶级文学新人。</PGN0050.TXT/PGN>

绥拉菲莫维奇后来担任了人民教育部文学处处长。他把团结、发现、培养作家作为文学处的天职。在文学处窄小的办公室里，常挤满来自各方的作家，如身材高大的马雅可夫斯基，如调皮地眯着眼睛的捷米扬·别德内依。绥拉菲莫维奇以身作则，充当青年作家的良师密友。

一九二一年秋季，有一天，绥拉菲莫维奇到军事书籍最高编辑委员会去。他要找的编辑是个年轻人，这人就是富尔曼诺夫。富尔曼诺夫早就想认识绥拉菲莫维奇了。一见面他就把自己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告诉了绥拉菲莫维奇。绥拉菲莫维奇高兴地听着，后来就从椅子上跳起来，激动地在屋里走着，说：

“唉，您这个妖怪，您看见了这样的事情也思索过了呀！那才是需要写的东西，趁热打铁。您不要听那些高明的批评家们的话，什么‘时间的距离’和‘间隔的热情’——这都是懒人想出来的玩意儿，……您在这儿跟我说的一切话——您回到家里马上写下来，详详细细地写下来。”

绥拉菲莫维奇沉默了一会，又说：“这可以说是咱们作家的奥秘的事业里的一个秘密。最需要当心的是：别拿小眼光看待重大的事件。要不，您有时候用脚尖站着，从篱笆缝里看，就认为把整个世界都看见了。”</PGN0051.TXT/PGN>

在绥拉菲莫维奇的热情帮助下，富尔曼诺夫相继写出了《恰巴耶夫》、《叛乱》等著名小说。绥拉菲莫维奇认为富尔曼诺夫充满生气的作品，就是无产阶级文学新的幼芽，他给予它们以很高的评价。《叛乱》出版时，绥拉菲莫维奇写了序言。

绥拉菲莫维奇和作家肖洛霍夫也曾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一九二五年初，有人从出版社打电话来，说：“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您能不能给看一看一本用顿河材料写的短篇小说集？……作家是个年轻人，才开始写作……我们打算出版它，可是有些疑虑……”

第二天，绥拉菲莫维奇就看了肖洛霍夫的《顿河的故事》的手稿。翻开了第一页，一个沉着、简洁得吓人的句子映到眼睛里来：“米吉卡摇摆着，一蹦，牢牢地抓住墙边立着的斧子，由于突然出现的讨厌的憋气感觉，他唉哟一声，用力挥起斧子，照着父亲的后脑勺砍下去。”他暗想：“这是个残酷的作家。”又翻下去，完全不同了，是抒情的春景：“花园都变成了新娘，

披上了乳白的、粉红的、醉人的花卉……。”一个新作家。语言多么富有魅力呵！他又翻阅着，直到读完最后一篇小说，才把稿子合起来，那清澈的顿河，广袤无边的草原，巍峨的高加索山</PGN0052.TXT/PGN>脉……都浮现在绥拉菲莫维奇的眼前，仿佛又呼吸了故乡草原上的空气。

第二天早晨，他就打电话给出版社。他说：“还能有什么疑虑吗？出版吧，马上出版吧，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写篇序……能见一见作者本人吗？……”

这样，第二天肖洛霍夫就来到绥拉菲莫维奇的房间。这位作家像是一位军人，穿着一身非常合体的呢料军便服，紧紧束着一条宽皮带。干净的高大的前额，发蓝的灰色眼睛，很有神采。绥拉菲莫维奇想：这样一个人，大概永远不会是生活的旁观者，他一定会努力参与生活。一见面他就很喜欢这位年轻的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用他富有阅历的慧眼，瞧着肖洛霍夫，说：

“我读过了《顿河的故事》。您的小说都是生动的、透澈的。我愿意对您说，老弟，您是作家，是作家。不过还要用功，要学习，也别忙，对每件事情都要下功夫。咱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没有本领是不成的。……我学习写作差不多四十年了，可是重读一遍过去写的作品，有时候由于惭愧连秃头顶都发红了。”

肖洛霍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努力做出镇静的样子，免得把内心的喜悦一下子显露出来。

“我学会了一件事：拧掉多余的，毫不留情</PGN0053.TXT/PGN>地拧掉。比方说……”绥拉菲莫维奇举起一个纸夹子说：“这是《铁流》。不是印出来的那个，而是我扔掉的，删去了的。这是作者的血汗，可是我不吝惜，因为它是多余的。”

接着绥拉菲莫维奇又拿起了肖洛霍夫的《顿河的故事》，说：“亲爱的，您的书不大，八个短篇小说，可是它们每篇里的事件，都是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材料把小说胀得要裂开了，它们里面连空气都剩得很少了，要主角们呼吸什么呢？”绥拉菲莫维奇注意地看了肖洛霍夫一眼，清清楚楚地说道：“需要限制自己，狠心地限制……也许我说的话不合乎教学法，但是趁着年轻就认识自己……或者大胆地计划一件大的东西，这对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

不久，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就出版了。前面有绥拉菲莫维奇的序言。肖洛霍夫以后每出版新作，都要征求绥拉菲莫维奇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寄到《十月》杂志编辑都。有人认为它不过是旧时代哥萨克生活的素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而且稿子太厚，即使刊用也要大砍大删。

绥拉菲莫维奇当时是《十月》杂志的主编，</PGN0054.TXT/PGN>身体不好，不能过问每份稿件。但因为他曾给肖洛霍夫的第一本书写过序言，而且这部新小说又是写哥萨克的——千万别惹老头子“吵起来”。于是，为了保险，大家决定把稿子送给绥拉菲莫维奇去处理。

老作家很快就把稿子读完了，并立即给《十月》杂志社打电话，告诉编辑部这一期就排《静静的顿河》……照原样，不删减。如果版面不够，可将他自己的作品撤掉，年轻人的都不要动。他用主编的权威，坚持刊登肖洛霍夫的小说。

一九二八年一月份的《十月》杂志上出现了没有删减的世界名著《静静

的顿河》的最初几章。

一八二八年四月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绥拉菲莫维奇热烈赞扬《静静的顿河》的文章。

绥拉菲莫维奇与肖洛霍夫从认识那天起，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作为长者，他既分享了肖洛霍夫创作成功的喜悦，也分担了肖洛霍夫创作生活中的不安和烦恼。当《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出版时，突然遭到一些人的污蔑和诽谤，说《静静的顿河》是剽窃果洛乌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奇对此非常气愤，并写信给《真理报》，表示抗议。

绥拉菲莫维奇是肖洛霍夫创作道路上的挚友</PGN0055.TXT/PGN>和老师。后来肖洛霍夫写道：“我本人真正感激绥拉菲莫维奇，因为他是在我开始从事写作时第一个支持我的人。他第一个对我说出赞许的话，称赞的话。”

一九三四年春，绥拉菲莫维奇到索契疗养去了。在这里的“里维拉”旅馆，绥拉菲莫维奇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年轻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见面了。

一九三五年，在绥拉菲莫维奇的帮助下，奥斯特洛夫斯基从索契来到了苏联文化中心莫斯科，他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这年的十一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完成了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卷。为征求意见，奥斯特洛夫斯基邀请绥拉菲莫维奇和苏联其他著名作家来到他的寓所。奥斯特洛夫斯基用那难以想象的坚毅力量和顽强精神，完成了他的作品。大家都很敬佩他。对这样一个作家还能有什么苛求呢？大家都满怀深情地默坐着。

奥斯特洛夫斯基觉察出这种情绪，他用不高的声音说：“……对我的要求尽量多些吧……把我当作一个艺术家，一个共产党员来看待……你们开炮吧！这可以增加我的力量。”

绥拉菲莫维奇怀着尊敬的心情暗想：“我们这些健康人里能够这样直率和勇敢地要求对自</PGN0056.TXT/PGN>己的书开火的人也不多呀！”于是，他像和文学界的朋友进行谈话那样开始发言了。他特别喜欢小说中刻画的工人们的形象。但他指出对有的工人的描写还不够丰满，“像莱孟德这个人物应让他参加些事件，让他和人们，无论是朋友，还是和敌人多接触，转动他几次，以便从各方面来说明他……”

奥斯特洛夫斯基接受了绥拉菲莫维奇中肯的意见，并且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把用自己生命铸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献给了人民，他自己不久却与世长辞了。

绥拉菲莫维奇在那值得纪念的会面之后五个礼拜写道：“他死了，但是他的生活、创作，将像一盏明灯似的在青年面前，在他的读者面前和一切知道他的人面前发光。”

在苏联文学的发展中，绥拉菲莫维奇是个积极的建设者。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为苏联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以最大的热情关心和培养苏联青年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努力造就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铁流”。在苏联许多文学家前进的道路上，洒满了绥拉菲莫维奇的汗水。

灿烂的晚年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绥拉菲莫维奇和往</PGN0057.TXT/PGN>日一样到信箱里拿报纸，正巧遇见了邮递员。这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看见绥拉菲莫维奇显得特别高兴，用清脆的声音说：“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我代表邮局全体人员祝贺您，并且向著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保证工作得更好，不让有些人发怨言。”

“谢谢您……可是我还不太明白……”

绥拉菲莫维奇回到书房，打开了《真理报》，这时才发现，原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绥拉菲莫维奇七十寿辰时，为表彰绥拉菲莫维奇在文化战线上立下的功勋，决定授予他“列宁勋章”，并将熊口镇命名为“绥拉菲莫维奇市”。为此，《真理报》还刊登了许多贺词、贺电。联共（布）中央的贺电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热烈地祝贺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同志的七十寿辰。

共产党对绥拉菲莫维奇同志这个无产阶级作家、革命家、卓越的作品《铁流》的作者的评价很高。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祝绥拉菲莫维奇同志健康、强壮，为工人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服务。”

此外，还有人民委员会、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苏联全国总工会，苏联作家协会</PGN0058.TXT/PGN>以及德国、匈牙利、波兰、日本等国的作家兄弟的贺电。我国伟大作家鲁迅也发了贺电。

绥拉菲莫维奇面对这些贺词、贺电，他陷入沉思之中，他想：“为了我的一点点的事业给我的奖赏真是太大了，我欠了很多的债，欠了债就得偿还。如果能去掉二十岁该多好！”于是，绥拉菲莫维奇还像早年那样，连夜坐在写字台旁开始写一部反映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集体农庄的田野》。

一九三四年九月，绥拉菲莫维奇应法国进步作家的邀请，到巴黎访问。他不用翻译，用自己不大熟练的法语和工人，作家，演员交谈。有时他接连几个小时漫步在巴黎街头。巴黎街道，确如巴尔扎克所说，“它们具有人的特性”。

有一天傍晚，绥拉菲莫维奇同一位法国作家在巴黎散步。他们走到塞纳河畔，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愁容满面地望着塞纳河。

同伴拉了一下绥拉菲莫维奇的袖子，小声说：“你知道这是谁吗？俄国侨民，作家。”

“作家？他姓什么？您知道吗”

“……”

“莫非是古舍夫·奥林堡斯基？”

绥拉菲莫维奇说得声音不高，可是老头子吓得一哆嗦。</PGN0059.TXT/PGN>

他们走过老头子身旁时，绥拉菲莫维奇没回头，向他手里塞了几张揉搓了的纸币。

“谢谢，先生。”老头子小声说。

他们默默地走着，到了旅馆门口，绥拉菲莫维奇才低沉地说：

“他在一九○五年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祖先的国家》！一部有力量的作品……”

“为了他的变节，命运惩罚了他。”法国作家说。

“不是命运，是他自己惩罚了自己。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那更残酷的惩罚了。”

这件事，使绥拉菲莫维奇久久不能平静。他将自己的道路和荣誉与奥林堡斯基的经历和结局作了对比，他为自己不倦的追求感到欣慰，也为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幸福。

从巴黎访问归来，绥拉菲莫维奇以不可遏制的热情，从事创作。

高尔基、莫依先柯、柯罗连柯等伙伴都相继谢世，绥拉菲莫维奇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有时偷偷地跑到顿河岸边去旅行，采访，关心家乡的建设，吸取新的创作源泉。他一面顽强地写《集体农庄的田野》那部长篇小说，一面还不断地给各家报刊写短篇小说和特写之类的作品。如《工作队长》、《在选举箱旁》、《祖国各地》、</PGN0060.TXT/PGN>《顿河草原见闻》等。

一九四一年六月，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

久经沙场的绥拉菲莫维奇以八十高龄担任《真理报》的记者，又奔赴前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战士，以他顽强的毅力，不停地奔波在战地，和年轻的红军战士生活在一起。有一次，他请求到布良斯森林去，因为那里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但是，被客气地拒绝了。绥拉菲莫维奇也自知八十岁的人了，不能跳伞，或者从荒僻小道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可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作家，远离战斗生活，是不能容忍的，应当钻到最深处去写作，要写得每个字都能激动心灵。

终于有了机会：一批作家为共同完成《奥廖尔争夺战》一书，要开赴奥廖尔前线，经拉菲莫维奇硬是挤进了这个队伍。

一辆载重汽车载着他们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渐渐接近了前线。汽车突然停下。司机走出驾驶室说：“过不去，路上有地雷。”于是年迈的绥拉菲莫维奇就与大家一起步行前进。

森林后面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飞机在飞。绥拉菲莫维奇的表情很严肃，就当日的印象，开始了一篇新的作品的构思。就这样，在战地，他用生命和热血，写出了许多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给浴血奋斗的苏联红军以极大的鼓</PGN0061.TXT/PGN>舞。“绥拉菲莫维奇！”战士们满怀敬意地传诵着这个英雄的名字。绥拉菲莫维奇常常收到红军战士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寄来的信件，其中有亲切的问候，也有诚挚的谈心，更多的是给他讲战斗故事。

一个部队的中校指挥员，根据战士和军官们的委托，写信说：“我们亲爱的绥拉菲莫维奇同志：有一次，把敌人从一个居民点打出去以后，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本没损坏的《铁流》。在闲暇时间，我们一段一段地读了它。读完了战士们说，苏维埃政权是费多么大的力气争取来的呀，我们也豁出一切来消灭敌人，保护我们的父亲争取来的东西。在前线这里，我们特别容易了解这本书和它的真挚的语言……”

苏共中央为表彰绥拉菲莫维奇在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一九四三年，授予他“斯大林一等文学奖”。绥拉菲莫维奇把全部奖金——十万卢布——无私地捐献作国防基金。四月二日，斯大林为此给绥拉菲莫维奇发来一封电报，表示敬意和感谢。

几个月后，“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号”坦克，就出现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

卫国战争结束后，一九四六年，绥拉菲莫维奇又回到了故乡。老作家深深地被故乡人民为医</PGN0062.TXT/PGN>治战争创伤，创造美好生活的卓越劳动所感动。回到莫斯科后，八十三岁的绥拉菲莫维奇仍起早贪黑，坚持写作，他常为《共青团真理报》撰稿，对苏维埃国家的自由幸福的青年讲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那些为了未来而甘愿被判刑和流放的青年们的事迹，告诉他们幸福来之不易。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苏联作家协会和莫斯科各社会组织隆重地庆祝了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八十五岁寿辰。在会上，他作了题为“从八十五岁的高处来看”的演说。这是一篇激励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诗篇，也是老作家留给我们的遗言：

“……很大的幸福落到我的身上了：我站在共产主义的门坎上。共产主义是在战争的火焰里，有时候是在饥饿里，寒冷里，在致命的折磨里，慢慢地到来。但是，它在不断地，一直地，无法抵抗地向前走着。你常常猜不透它。但是它，共产主义，在以不可摧毁的力量扫除生活中的旧习惯，人与人的旧关系，铺平了新的道路。

“……我也生活得幸福，因为我经历了三朝皇帝，结果走出了过去的黑暗时代。虽然只用眼角看一下，但总算看见了我们祖国和我们人民的未来。我愿意按老年人的样子向青年说几句临别赠</PGN0063.TXT/PGN>言……生活的味道香极了！我们的生活就像广阔无边的蔚蓝色海面一样！你们就把这种生活打扮得更美丽吧，让它的自由天地更辽阔地展开吧！”

一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绥拉菲莫维奇病逝于莫斯科。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PGN0064.TXT/PGN>

主要作品介绍

绥拉菲莫维奇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曾写过不少随笔、特写和散文，但他的作品以小说最负盛名。下面我们介绍绥拉菲莫维奇的几个中短篇小说和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铁流》。

《浮冰上》

《浮冰上》是作家一八八八年在流放地梅津所写的处女作，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短篇小说。

《浮冰上》写的是梅津地方的一种奇特的冬猎。梅津位于北冰洋畔，这里苍郁的原始森林，一直伸展到海边。多少个世纪在沉默的大地上不留痕迹地过去了，惟独这座苍郁的森林平静地、阴森森地兀自站立着，宛如在沉思中摇晃着黑簇簇的梢顶。这森林坚实的树干，还没有一棵遭到过伐木人的利斧，因为在它阴暗的枝丛下躺着无法</PGN0065.TXT/PGN>通过的沼泽。然而，一年一度，每当酷寒降临，总有一批不安静的人来到这儿，打破这荒僻的景象。人们用矮小的鹿拖着装有滑铁的吱呀作响的小船，踏着坚冰，从遥远的梅津河岸和沿海村落，经过荒原，穿过树丛，成群结队地到北冰洋上去狩猎。北冰洋，是冰的海洋。人们趁涨潮登上巨大的冰块，以冰块作为航海的舟筏，去寻猎栖身在冰岛上的海兽。这种狩猎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冰舟上的人们必须在退潮之前返回海岸，否则就会被海潮卷入漫无边际的北冰洋中。

几百个人散布在海岸上，等待着太阳收起最后的残晖，等待着海潮将冰块带到海岸边。作者用近镜头在人群中推出两个形象：一个是作品的主人公索洛卡，他手握着一根长长的梭标，在紧张的期待中僵立着，凝视着远方，竭力要看清楚有没有猎物。另一个是伏隆纳，这个魁梧的汉子，穿着一件质料很好的鹿皮袄和一双崭新的海豹皮的长统靴子。他站在一个冰岩后面，轻轻地支着梭标，眺望着海面，仿佛是来这海边作乐，而不是来捕猎。他雇佣许多雇工为他捕猎，索洛卡便是他的雇工之一。只为了伏隆纳供给他一套冬衣，索洛卡就得把自己的捕获物交付给伏隆纳。因而索洛卡只要一看到伏隆纳，他的心头就好象笼罩着一片阴云。</PGN0066.TXT/PGN>

当黄昏来临，晚潮中的冰岩在互相挤压中破裂着，仿佛呻吟的怪物逼近海岸。浮冰刚一靠岸，几百个猎手就一齐扑上去，索洛卡也是最先奔到浮冰上去的一个。他时而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浮冰上，时而又齐腰陷进了被风吹集成堆的冰雪里，向前奔跑着。冰的碎片在他身后嚓嚓地撒落。他的全身心被一个念头支配着，就像一根颤动的弦在跳的心中发出反响：“但愿碰到海兽……越快越好……主啊！圣母！”碎冰在他靴子下飞溅，风在他耳际呼啸，用无数的冰针刺着他的面庞，使得他的胡须罩上了毛茸茸的白霜。然而他没有注意这些，他已忘掉了一切，包括对伏隆纳的愤恨，只是拼命在冰原上奔跑着，广袤无垠的冰原在浓重的暮色里伸展着。他约莫跑了两俄里，已经有些累了。“我会碰不到猎物哪……”他绝望地想着，“应该赶快，潮冰就要退下去了！”

一想到要空手而回，他便全身战栗起来。没有烟囱的小房子，家，孩子们等待着他……他伏在冰上，机警地侧起耳朵听着：从右边的某处传来一阵阵很像儿啼的声音。疲劳的感觉立即消失了，索洛卡朝那方向奔去，终于找

到了一个海豹家族。庞大笨拙的海兽像一堆黑压压的冰岩，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原上，听见了人声，它们才</PGN0067.TXT/PGN>惊慌地抬起丑陋的脑袋，狼狈地用前腿支起沉重的身躯。索洛卡一个箭步赶上最近的一匹海豹，捕获了它。他用由于兴奋和疲惫而微微颤抖的手，熟练而迅速地从死兽身上把毛皮和肥厚的肉脂剥下来。他一边撕剥，一边盘算着，须髭下挂着沾沾自喜的微笑：假使每一次捕猎都这么顺利的话，家境很快就会好起来啦。

时间在飞逝，眼看就要退潮了。索洛卡慌忙抓起兽皮和肉脂，用皮带捆起来，用肩拖着在冰上赶路。夜幕已降临在冰声铿锵的海上。索洛卡凭着风向，凭着经验，用梭标敲打着冰块急忙地奔走。穿过暗空的帷幕，可见两三点灯火在闪烁，海岸不远了。“丢下这些东西——我就来得及跑上岸去的”，这念头在他心里倏的一闪。他明知道：他回到家里，他手里的猎物便都要落到富农伏隆纳手里，可是他并没有把那些东西丢掉，反而拼命鼓起劲儿，拖着它跑去。

索洛卡终于没能奔上海岸，无情的退潮把他卷进了海洋。索洛卡熟练地用梭标划着，弯曲的杆子击荡着冰冷的水流……在严寒逼人的海水中，不吃不喝，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气，挣扎了两个昼夜，索洛卡不相信他真的就这样完结了。他在海上奔波了许多年，曾经不得不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地生活在海上。周围是海、冰和</PGN0068.TXT/PGN>天空。他也时常被潮水冲得很远，没有面包，没有火，没有援助，已经是死在眉睫了，可都熬了过来。这一回别人都安然回到家里，温暖的农舍，……可爱的孩子们，……整顿家业……而他却被一块死冰带着在海上漂流。他家里也有子女，有家业，可是他回不去了！他充满了忧伤，舍不得死去，但他知道——他就要冻死的，他已经没有气力了，泪珠从眼睛里涌出，沿着他粗糙的脸滚下来，凝结成一粒粒的冰珠，挂在须髭上。他抬起头来，用迷糊的眼睛呆望着遥远的、泛着寒光的天空，仿佛期待着回答。然而，在凝滞的宇宙间笼罩着的，只是夜的静寂。

索洛卡用尽最后的气力挣扎着，越来越软弱地划着梭标；一双手已经麻木，两只脚也不听使唤了，头重甸甸地垂了下来。他真想哪怕是坐一分钟也好，可是他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一停止动作，白泛泛的寒气就会包围上来，把他冻僵在这海上。索洛卡和瞌睡搏斗着，他的思绪早已紊乱，在他渐渐僵冷的脑子里，重新闪现出遥远的故乡的景象。索洛卡已经明白，他活不下去了，在这茫无边际的冰川上，没有人能救助他，他的呼喊声，也没有人能够听见。那凄凉、狂乱的呼救之声，粗犷地划破了夜的静寂，掠过水面，而且似乎越升越高，最后消失在寒冷的薄雾之中。</PGN0069.TXT/PGN>

瞌睡开始制服了索洛卡，真累极了，两脚站得既乏力而又沉重，他于是蹲了下去，朦胧的睡意笼罩了他。一些模糊不清的，久已忘怀的往事以不连贯的断片在回忆里浮现。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那是一个巨大的冰块远远地滚过了水面。他恍惚觉得，死沉沉的海活动起来，朦胧的危险之感闪现了一下，但很快他又陷入麻木的昏睡之中。在他的周围充满了死一般的寂静，在这北极之夜，只有那点点寒星，闪烁在无边的暗空中。柔和的碧蓝的光辉，照耀着茫无边际的冰面，照耀着一个蒙着白霜的毛茸茸的身形，那身形一动不动地蹐伏在一块孤零零的浮冰上。

这篇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展现了一个冰上猎手的悲惨命运。他为债务和生活所迫，挣扎在北冰洋的浮冰上，他的捕猎意外地获得了丰收，结果

不但没有改善生活，却被冷酷的北冰洋夺去了生命。当然，与其说是北冰洋夺去了他的生命，还不如说是万恶的剥削制度夺去了他的生命更为确切。《浮冰上》代表了作者早期作品的基本风格。小说的调子沉郁，对于主人公的命运，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表示自己的态度，但那真实的生活画面，那鲜明的故事情节却渗透着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热情关注，同时又极准确地从阶级矛盾中揭示出人物命运的社会根</PGN0070.TXT/PGN>源。

《沙原》

《沙原》是一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奴，是如何在私有制的毒害下蜕变为一个残酷的、泯灭人性的占有者的过程。

故事发生在森林深处一片沙原上的一个磨房里。磨房的一边是一条大河，另一边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原。一个发黑的长满青苔的水车轮子懒洋洋地，缓缓地转动着，把昏昏欲睡的潺潺流水，像盛进碗里似的，灌满那慢慢移近的戽斗，生怕淌掉多余的一点一滴。轻轻的，昼夜不息的水声，总是那么催眠似的浸透着空气。寂静是这里的主宰。有时令人仿佛觉得，寂静本身在瑟瑟作响。

磨房主人是一个个儿高高、微微伛着身子、满头白发的老人。他整天过着无事可做的悠闲日子。因为这里地处偏僻，道路又坏，在通向村庄的大河边延伸着一片阴森的森林，与另一面广阔的沙原相映衬，因而平时很少有人来光顾这磨房。这衰老迟钝的磨房一星期才磨一袋面粉。一天，当这寂静无人的沙原刚刚披上粉红色阳光的时候，忽然从远方传来了活泼而嘹亮的笑声。这</PGN0071.TXT/PGN>笑声使磨房生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然而也是悲剧的序幕。

这是塞维宁村依万·波斯特尼家的女工，来磨准备过节的细面粉。这位被恶霸压榨得连鞋袜都没有的女工，却野性未驯，性格爽朗。她的到来给这衰老的磨房带来了笑声。这笑声那么陌生而又突然地闯进了微微作响的寂寥和平静里，仿佛吹散了衰老磨房里慵倦的睡意。这笑声像一股清泉滋润着磨房主衰老的心田。姑娘的到来，使磨房老人忽然显出精神抖擞的样儿，迈着颤巍巍的双腿，兴致勃勃地替她驮粮袋，同她交谈；姑娘走后，老人好久好久地胡乱走着，站定后又老是擦着光秃的头顶；夜不成眠，眼前总是浮现出姑娘的面庞和她那嘹亮的笑声。老人在黑夜中睁大漫不经心的眼睛望着，蓦然他看到，看到了阴沉的空虚和冷寂，他体会到一种期待的不安情绪，期待那清脆愉快的叫声和朗朗的欢笑声来填满他独居生活的空虚和冷寂。一个声音在他灵魂深处升起：“诱惑呀，主啊……”

“有钱的人随便在哪儿都快活。”

“一个人要是没有钱，算得什么样的人呢？”

“我又活得了多久……我一死，这磨房，整个儿归你，只要我在教堂里立个遗嘱，你就成了太</PGN0072.TXT/PGN>太、女地主。”

“你要是错过这机会，将来会后悔的。”

女工在节日前来了。这是个阳光炫目的中午，远处传来了咿咿呀呀的车轮声和清脆的嗓音，划破了林中的寂静。磨房主以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她。他们对坐在院中的老白杨树下，喝着滚烫的茶水。磨房主缓缓而又执拗地将上面那些“大道理”，连同碗里发绿的茶水奉献给姑娘；姑娘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地跟她谈心。阳光的爱抚和闪动在沙地与青草上的影子，安静的沉思，老人关切的语言，这一切都柔和地窥探着她的心灵。过了一些日子，姑娘终于接受了磨坊主的请求。

一个吃不饱、穿不暖，而天性活泼又有些反抗意识的女奴，自然渴望自由，过人的生活。

女工的到来，使磨房改观了，寂静的磨房开始充满了新兴家业的各样音响。她以全付精力料理家务，耽溺于自己当家做主的幸福中。鸡群咯咯啼叫

着，猪仔在哼嗥，年轻的主妇整天地沉浸在无休止的忙碌和操劳之中。她虽然获得了主妇的地位，但并没有获得作为人的幸福。一个衰老的男人与一个年轻的妇女之间有什么爱情可言呢！他成了她的丈夫，但她绞扭着双手，咬着牙齿，嫌恶地闭上眼睛，“龌龊鬼……你身上一股泥土</PGN0073.TXT/PGN>气”，她大声说，眼睛恶狠狠地闪着光。婚后不久，一个在歌声中、在幽会中寻找自己心爱的男人和狂热的爱抚；一个像魔法师，在魔法的王国里逡巡，搜捕“小偷儿”。两颗心在痛苦地探求着，角斗着。年复一年，这使那颗衰老的心灵更衰老，那颗年轻的心灵也已老化。她恐惧老之将至，但他仍没有冷却青春的热情。她大声号哭，拿瓦罐摔老头儿，驱逐他早日入坟墓。她终于用慢性毒药毒死了磨房主。这就是磨房里出现的第一幕悲剧。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果，准确地说，这只能算开端。

老人死后，她不止一次恸哭过。悲伤和对死者的哀怜攫住了她的心，因为她毕竟是和老头相处惯了。而现在呵，在这稀疏的干枯的林子里却只有孤独和空虚。

然而，生活的脚步并没有停止，犹如那无精打采的水车在慢腾腾地转动着。女磨房主终于雇到一个名叫伊万的男工。她像当年磨房主诱惑她一样，她诱惑了伊万。

当年女工给磨房带来天真的欢笑，而今伊万给磨房带来的是酗酒后的狂叫。干涸已久的主妇只愿及时行乐，她陪同伊万坐在白杨树下狂饮高歌，流淌着热汗，闪烁着笑眼。人们或许以为他们将会过着牧歌式的幸福生活呢。但他们的结</PGN0074.TXT/PGN>合，何尝不是当年磨房主与女工结合的再现。当年那一老一少的结合没有爱情，今天这一老一少的结合难道会生发出什么爱情吗？即使在酗酒时，占据伊万脑海的也不是他面前的主人兼情妇，而是想自己当主人的迷梦。他病态的歪着嘴，困难地动弹着舌头说：“等你一咽气，老婆子，我头一桩事就是给自己去买双皮靴子……磨房给我干活，给我这个老板……我要雇一个男工，我老板就什么事不用干……”

女主人酒醒之后，就阴郁而多疑地向四下窥望，边走边嚷：“你想念你的美人儿，是不是？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我什么都看到的，该杀的！”当年的女工同当年磨房主一样在魔法的王国里逡巡。当年她曾经憎恨磨房主的衰老，而今她却憎恨伊万的健壮。每当黎明时醒来，她睁着像猫一样发绿的眼睛，盯着熟睡的伊万，恨不得举起明晃晃的利斧，对着那黑洞洞的嘴巴，横砍下去。

于是磨房一天到晚都充满了叫嚷、咒骂、威吓和妒意的叱责。伊万无情地殴打她，甚至是怀着那种特别残酷的快感殴打她。她有时被打得遍体鳞伤，一躺就是几个星期。但是当她刚刚张得开肿胀的嘴唇时，她就顽强地愤恨地吆喝：“说不定，她就在这儿等着……”他越打她，她就越</PGN0075.TXT/PGN>是恨他，越是用成千的猜疑、叱责和抱怨来猛螫他的心灵。

伊万终于忍受不住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他不顾主妇软硬兼施的挽留，离开了磨房。伊万走后，主妇孤单而凄凉地度着漫长的日月。可恨的伊万走后，世界上一切都变得更为可恨。因而她不论走到哪儿，也不论做什么事，样样都使她想起伊万来。盼望他归来的心情难以消失地刻在她的心头。她开始悔恨自己，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倘使他回来的话，生活将要按照另一个样儿过起来——那将是温柔的、宁静的、真挚的生活。

在一个冰雪凛冽的冬夜，四处飘泊无处安身的伊万又回来了。可是主妇

与他没有相安几大，一切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又是抱怨和不能消逝的猜疑，又是被殴打的女人发出来的令人心碎的叫声。伊万厌恶磨房。但他离而复归又何尝不是想获得磨房。他被老妇人折磨够了，他也急于得到磨房，于是，他拿起一柄斧头扑向她；她撒谎地大叫，说她早撕毁了遗嘱，使得伊万无可奈何地把斧头放下了。尔后，主妇又巧妙地用遗嘱和教堂的力量紧紧地把伊万拴住，使他即使是歇斯底里大发作也不敢拿斧头劈死她，即使是被折磨得陷于绝望之中，他也不能离开磨房。伊万无力走开，也不能干重活了，主妇自己就变成了一座</PGN0076.TXT/PGN>石磨，她简直要碾碎伊万的心灵。打闹和酗酒成了伊万生活车辆上的两轮。有时他同主顾们一起聚饮，伊万喝醉了，那样子真叫人害怕。头发乱蓬蓬的，衣领撕开来，从蹙紧的眉毛下瞪着一对红得像生肉一样的眼睛。他将满腔愤怒倾泄在磨房上，“你白白过了一生啊。我在世界上……没有看过生活，没有看到过快乐，就是这松松的黄沙填满了我这一生……啊，这磨房，你这可恨的东西！……”他心里燃起了强烈的怒火。他抓起斧头，狂怒地砍去，连斧背都砍进了发黑的木头里，木片四溅，嚓的一声，两扇门已经从门钮上被砍倒。沉重的铁斧一下又一下地砍着，伴随着他发出的痛快的嚎叫，眼看那围栅就要倒塌了。客人们、主顾们经过艰苦的搏斗才将他击倒、捆住，结束了这次毁灭性的破坏。

可悲的是，第二天，朝霞刚刚舒展在沙原上空的时候，伊万就拿起斧头，整天热心地修补着砍坏了的地方，而且钉上了两扇新门，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相互折磨的生活，直到受够了痛苦，耗尽了精力，终于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两人都死在沙原上了。

小说以两幅可怕而又可憎的画面表现了发生在磨房里的悲剧。磨房主以财产诱惑了天真的女</PGN0077.TXT/PGN>工，结果却被变为主妇的女工结束了他的生命；天真的女工为了寻求人的生活，结果她在财产的诱惑下连固有的人性都泯灭了，变成了一个残暴多疑的魔鬼老太太，转而用当年磨房主诱惑她的那个肮脏的法宝去诱惑、折磨伊万。伊万所以离开磨房又回到磨房，依旧在极度痛苦中生活，一方面由于在磨房以外更无容身之地；另一方面，他又何尝不时而做着当主人的迷梦。于是在互相折磨中苟延残喘，最后在相互折磨中离开人间。作品中的三个人都是受害者，却又都是害人者，他们在重演着几乎相同的悲剧。作者通过这些悲剧，深刻地揭露和鞭笞了那残害人心的万恶的私有制，说明俄罗斯人民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砸碎精神上的枷锁。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意义。小说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凝练隽永，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难怪喜欢替作家定分数的艺术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给《沙原》这篇小说打了个“五加”。

《火光》

《火光》这部短篇小说写于一九〇七年。

阿菲诺格内奇是一个个性特殊的摆渡船夫。这个渡口来往最多的是鱼贩子和去对岸修道院做</PGN0078.TXT/PGN>弥撒的人们。阿菲诺格内奇在这荒无人烟，空旷的岸边感到很舒适。他只跟不会说话的鱼儿谈心，海鸥同他也常有往来，他对这些动物还能开个友好的玩笑，粗硬的胡子下面常露出微笑。对人们，他却只有辛辣和嘲笑。他同人们没有任何来往。

小船轻轻地靠上岸，人们争先恐后，都想快一点登上来回摇晃的小船，可是阿菲诺格内奇怒冲冲地举起船桨。

“上哪儿——去？！交摆渡钱……”

“阿菲诺格内奇，我以后给你……老天作证……”

“好吧，那我以后再让你坐船。”

“一个戈比也不肯赊的……拿去，噎死你！”

这时一个讨饭的老太婆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哭着说：“行行好吧，大哥，……我在教堂门口才讨了三个戈比……得用上一个星期呢！”

“交钱，我告诉你！不交摆渡钱，就走开……”

讨饭的老婆子眨巴着流着眼泪的红眼睛，慌慌张张掏出一戈比给他，然后爬上摇摇晃晃的小船。

阿菲诺格内奇是个铁面无情的人，只有大家都交出一个戈比，他才使劲用桨一撑，小船离开</PGN0079.TXT/PGN>岸边，玻璃似的浪头又迎面扑来，给船头劈得粉碎。小船破浪前进。

船一靠岸，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踏上浅滩时，一直泪流满面的老太婆也走下船了。阿菲诺格内奇小心地把船拖到岸上，把船桨放好，然后转过身来，用一种严肃的眼光不以为然地望着那步履蹒跚的老太婆，说道：

“喂，上哪儿去？还怕来不及饿死吗？”

老太婆莫名其妙地站住了，他弯下身去，从鱼篓里拿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鲜鱼，扔到她脚下的沙地上。

“啊？”老太婆惊恐地叫出了声。

“鲈鱼……煮汤最好吃……孩子们顶爱喝的，再给你几条鲫鱼……煮汤也挺香的……还有鲟鱼……”

老太婆仍感到惶恐不安，但却高高兴兴地把活蹦乱跳的鲜鱼塞了一衣兜，卑躬屈膝地向他鞠了一躬。

“耶稣保佑你，好人，神圣的圣母……”

老太婆的祝愿，使他大为不满：“好了，好了，走吧，走吧！你对谁都鞠躬，不管是给你吃的，还是揍你的！”——原来他大为不满的是劳动人民的卑躬屈膝。老船夫更仇恨修道院，他从来不划十字，而且当众揭露神甫们的丑行。“天</PGN0080.TXT/PGN>使是这么唱的吗？……再说，昨天晚上”，他皱着眉头说，眼睛也不瞅任何人，“我送去五个婆娘，……给神甫们……去干好事儿……那些婆娘个个都健壮……”难怪神甫们对教堂门前行乞的老太婆那么严厉。

老船夫不信神，是因为他有更神圣的信仰。

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用整个灵魂来仇恨地主、富农和神甫的。在这件事之后不久，有一批起义农民焚毁了罪恶的修道院。当起义农民深夜来到

渡口时，老船夫与他们只进行了极其短促、急迫的对话：“从哪儿来？”“从修道院的庄园那边。”老船夫立即心领神会，将他们送到了对岸。

起义农民走过不久，追捕他们的讨伐队也赶到了渡口，强迫老船夫为他们摆渡。老人阴郁地、无力地把船荡到河心。

“喂，你这个木鸡，划啊，你怎么……睡着了！……”

敌人吆喝着。突然河面上响起了粗犷的声音：

“醒过来了！！……”

就在这一刹那，老人那黑糊糊的身影往旁边一闪。湍急的河水哗哗地涌进船内，敌人发出了绝望的喊叫。拼命的挣扎声持续了一阵，后来就</PGN0081.TXT/PGN>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老人也因气力不支，牺牲在河水中。

这时修道院仍火光冲天，河水、河岸的山峰、天空，一切都沉没在通红的火光里。沿河两岸的山峰也染上一层桃红的颜色，河面上似乎铺上了一层玫瑰色的绸子——整个天空，从黑压压的地平线一直到天顶，都是红彤彤的一片，一切都沉浸在殷红的火光里。

《瘦高个子》

《瘦高个子》写的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弃儿成长为一个革命地下工作者的过程。这篇短篇小说写于一九〇七年。

瘦高个子，又高又瘦，双手齐膝，像个猴子一样。他家境贫寒，靠母亲做厨娘维持生活。他从小就开始劳动，他记不清哪样活儿没干过：他在鞋匠那儿当学徒——眼角上还留着一道皮带抽过的伤痕，在木匠铺里做过工，捡过破烂，讨过饭，拧下过大门的铜把，也曾饿得半死，躺在桥底下。

可是，每当警察把他抓去关上几天，然后送到他母亲那儿去时，母亲总是撩起油腻的围裙角，擦擦满是汗珠的鼻子和憔悴的、在炉旁显得</PGN0082.TXT/PGN>苍白的面孔，一边抽泣，一边揩着泪水盈盈的眼睛：

“我的宝贝……”

母亲给警察一小杯白酒，让儿子坐在她身旁的床上，她搂着儿子，把头倚在儿子的肩上，急促地抽泣着：

“我的儿，好孩子……老天就让我生你这么一个，可是你又……”母亲身上散发着油煎馅饼的香味。可是，当走廊里传来主人山羊似的碎步声，她就把儿子一推：“钻下去！”他敏捷地往床下一钻。母亲把一床各色布块拼成的花被子往床沿下拉拉，摊摊平。等人一离厨房，一只散发着红甜菜浓汤香味的干枯的手就往床下塞来一块煎饼，肉饼，一匙布丁，一块甜点心。他躺在床底下愉快地吃着。床底下全是灰尘，还有那旧床垫子的汗臭味和猫尿味。等主人们吃完饭去休息的时候，瘦子才能从床底下爬出来，——这就是他的生活，而且他也安于这样生活，他相信母亲伤心地反复地絮叨着的那句话，“只能这样。”他从不反抗。可是，在鞋匠用皮带抽破了他的眼眉以后，他逃跑了；当木匠用刨子敲他的脑袋，弄得他耳朵聋了好一阵时，他又逃跑了。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出逃，但他从来也没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只能这样”。</PGN0083.TXT/PGN>

可是瘦高个子后来在牢房里结识了一个麻脸水兵，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人从外面给麻脸水兵捎来秘密书籍。水兵念给他听，教他认字，在瘦高个子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瘦高个子觉得他读的东西是那样的神秘，似乎太阳不像太阳，而像是铁匠炉里烧得通红的铁球；月亮也不像月亮，而像人们可以走来走去的大地，它像一面镜子似的在太阳光下闪亮着；好像那早晨升起，晚上又落下去的也不是太阳……

“……自由啊，……我多么向往你……”

瘦高个子昂头趴在床上，张着嘴，涎水流到床板上。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只觉得圆球似的大地在他身旁旋转，仿佛这旋转的球把他从过去的全部生活中抽了出去，就像把线从针眼里抽出去一样。

他们一起出狱，又一起到一艘名叫“第聂伯”号的客货轮船上当水手。瘦高个子这下子不再感到孤独了。无论是在货舱里干活，或是值班，洗甲板，还是绞缆绳，总有一些同志在他身旁或者跟他一起干活。他们也是那样拼命地劳动，从不休息。这种联系渐渐扩大到其他轮船的水手里去，渐渐扩大到岸上的工厂里——在那里，他们还同工人们一起举行秘密集会。他们之</PGN0084.TXT/PGN>间正在形成一种看不见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他们将秘密书刊送到各个港口，从那里又流传到各个工厂，扩散到整个俄罗斯，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一群群沙皇密探、奸细、警察、宪兵

和检查官，像一张大网，想抓住这些书刊的传播者，可是这些书刊却像水一样向四面八方渗透开去。

瘦高个子只要一有机会上岸，就坚毅、顽强地在小组里开展工作。他风尘仆仆，脸色黝黑，讲起话来粗犷、泼辣。每次集会，他都以火一般的语言燃烧人们的心。他告诫工人兄弟要勇敢地与敌人斗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事”——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他们对我们这号人是从不手软的。每当上岸时，他多么想去看看妈妈。可是，他又没法去，因为他每次开完会就得跑回轮船——半夜三点钟要启航，然后又得紧张地装货卸货。他在同战友一起处死一个叛徒之后，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 “亲爱的妈妈，我总是没法来看你，实在是抽不开身。……不过，这趟航班结束以后，我一定来看你，我还给你攒了些钱，到时候也给你捎去。……妈妈，你别伤心，我们一定要拧掉资产阶级的脖子，再也不会在床底下吃他们的剩茶剩饭了。”
> </PGN0085.TXT/PGN>

至此，人们看到的瘦高个子，与当年钻到床底下的瘦高个子已是判若两人了。妈妈要是见了他，将该有多么高兴啊！可是，就在这趟航班结束时，瘦高个子在港口被捕了。妈妈在奄奄一息时才无限欢欣地接到儿子那封信。“一只冰凉苍白的手握着一封没有拆开的信，紧贴在不再起伏的胸上”——这是作品的最后一个镜头。沙皇政府剥夺了妈妈的幸福，她来不及看到儿子变成什么样就过早地闭上了眼睛。

《铁流》

《铁流》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史诗。它所反映的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塔曼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这故事发生在一八一八年八月的塔曼半岛上。塔曼半岛地处高加索西部，位于黑海和亚速海之间。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向为富庶之地。十月革命前，许多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从俄国各地相继逃荒来到这里，定居谋生，他们被当地富裕的哥萨克轻蔑地称作“外乡人”，备受豪绅、地主们的剥削和压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塔曼的“外乡人”起而响应，分得了土地，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可是不久，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PGN0086.TXT/PGN>武装干涉，白匪反革命叛乱发生了，红军主力被迫撤退，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库班草原，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红军及其家属，还有广大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劳动人民，被赶出了家园，眼看即将遭到反革命的大屠杀。于是，这些既无战争经验，也无武器装备的群众，便自动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队伍。《铁流》真实地反映了塔曼红军和广大劳动群众是怎样从库班反革命叛乱包围中突围出来，越过高加索山脊，去和红军主力会师的。

《铁流》是以一个混乱而喧嚣的群众场面开始的。这是塔曼红军和顿河居民在行军出发前的一个场面。

炎热的夏天，在库班草原上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镇，到处弥漫着云雾似的灰尘。在这个村镇里，无论是大街小巷，一直到草原的土岗上，到处挤满着运货的马车，聚集着乱哄哄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混乱，“就像一个空前巨大的没王的蜂窠，张皇失措地发着嘈杂沉痛的声音”。这无边无际的热烘烘的一团混乱，吞没了草原，一直到那土岗上的风磨跟前。这也许是庙会吧。可是却到处不见帐篷，没有商人，也没有堆积的货物；也不是移民的宿营，因为到处有大炮、弹药箱和步枪；可又不像是一支战斗的部队，因为到</PGN0087.TXT/PGN>处有孩子在哭，步枪上晒着尿布，大炮上吊着摇篮；青年妇女喂孩子吃奶，牛和拉炮车的马在一起吃干草；女人们烧饭的炊烟弥漫整个天空。

在这粗野的喧闹的人流中，有从沙皇军队复员的士兵，有苏维埃政府动员的士兵，大多数是小手工业者、箍桶匠、火炉匠、锡匠、小木匠、鞋匠、理发匠，特别多的是渔夫。这些大都是生活艰难的“外乡人”。

穿着捆身子的切尔克斯装的美观的身干，骑着很好的马在前面走着的是库班的哥萨克——这不是敌人，是革命的弟兄，是哥萨克的穷人，大多数都是上过前线的。在烟雾中，在炮火中，革命将那不灭的火种播在他们心中。

这各色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一片混乱，叫嚣，喧闹，各种声音都混杂在一起。

忽然，一个强壮的草原上的响亮嗓音，压倒了一切的声音：

“同志们，开露天大会去！”

风磨的周围，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起来，这里有白胡子老头，形容憔悴的女人，活泼的姑娘，但更多的是士兵。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些戴着帽沿下垂的山民的毡帽，有的穿着切尔克斯装，还有的光着上半身，在那青铜般的肌肉发达的身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机关枪子弹</PGN0088.TXT/PGN>带，头顶上是一片凌乱的枪刺。

团长们、营长们、连长们、参谋长们都集合到土岗上的风磨跟前。这些

军官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有些是沙皇时代从行伍升成军官的，有的是手工业工人，以及由各城市和各村镇来的渔民和水手。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村镇里组织起来的红军小队的队长，也有些是来靠拢革命的旧军官。

长胡子、宽肩膀的团长沃洛比岳夫这时发出洪亮的声音，对群众喊道：

“同志们！……

他的声音淹没在群众的谩骂和喧嚣的声浪里。

“滚你的去！……

“打倒！……

群众愤怒地叫嚷：“你们把我们骗了，我们都有家业，现在要到哪里去呢？！”“我们被出卖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一个哥萨克女人在咬牙切齿地发出诅咒：“迟早要把你们的眼睛都挖掉！”一个戴着海军帽的男人，从人群里往风磨跟前挤着。他恶狠狠地握着闪光的步枪，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群军官往前挤着。

这一切都没有躲过站在风磨跟前的郭如鹤的锐利的眼睛，他环顾了一下这混乱的局面，对</PGN0089.TXT/PGN>着咆哮的人海，他用铁一般的声音说：“同志们，你们都晓得我，咱们一起流过血。可是现在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干，咱们一同都要糟了……。”他的声音压住那喧嚣声，传向四方。但话没说完，那个戴海军帽子的高个子青年，紧握闪闪发光的步枪，从人群中拼命挤到郭如鹤跟前，不由分说，用全力把枪刺一举，要投向郭如鹤，这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掏出了手枪，准备对付这名心怀叵测的水兵。郭如鹤却镇定自若地继续着他的演说，他告诫群众，他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一带所有的村庄都遭到白党的扫荡，并指出只有争取时间突围，才能逃脱敌人的屠杀。因为反动哥萨克和沙皇军官团从四面攻来了，一点点工夫也不能耽误了，必须立即组织突围。他知道这是一件关系群众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就在这时，一匹黑马从草原上飞驰而来。当马来到人群前，那个骑在马上的人从马头上翻下去，扑通一声落在地上。有人跑到这浑身血淋淋的人跟前，认出他是鄂郝里木，已被哥萨克杀了。不一会，从草原上又跑来一匹马，骑马的人也满身血污，他从马上跳下来，就扑到那躺着的人跟前。

“儿子……我的儿子……”

“死了。”周围的人都说道。</PGN0090.TXT/PGN>

那人又站了一会，沙哑地说道：“斯拉夫村，波达夫村，都造反了。这一带各个村庄，只要白党到来，就用马刀砍，绞杀、枪毙，用马把人往库班河里赶，残酷地屠杀外乡人。每个村的教堂广场上，都立着绞刑架，只要一落到他们手里，就都被绞死了。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

面对这血的事实，人们沉寂了。作为一名指挥员，郭如鹤具有一种善于抓住时机，组织和领导群众的能力，他坚定地提出：“只有去追赶主力红军，与红军会合，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我们要改编军队，选举首长，可是选出来后，为着要有铁的纪律，所以一切生死大权，都交给他支配，那才能有救，我们要去追我们的主力军，去那里可以得到援救，都同意吗？”

“同意。”在那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响起来。

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他们意识到为了斗争的需要，必须团结战斗。在吵吵嚷嚷中大家推出郭如鹤为总指挥。但也有少数人怀疑和抱怨苏维埃政权，留恋自己的家园，而不拥护郭如鹤。

郭如鹤是个身材矮矮的，长着长方形下颚的人，有一双锐利的、闪着光

芒的眼睛。他是顿河的一个穷苦的哥萨克。从六岁起，就是一个公共的牧童，不久他做了一个富农的铺子里的伶俐活</PGN0091.TXT/PGN>泼的小学徒，后来又去当兵，并进了准尉学校。

在沙皇时代，不管郭如鹤是怎样勇敢作战，他在军官学校以及在军官群中，还是遭到出身地位高贵的人的轻蔑和嘲笑。另外，他深感一加入军官之列就有脱离劳动人民的痛苦，于是，他开始憎恨起那些军官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回到了劳动人民的队伍里，做了红军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开始的年代，是有很多这样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革命行列的。

郭如鹤带领士兵和群众掩埋好被哥萨克杀害的同志，在苍茫的夜幕下，为死者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并率领士兵与群众在墓前宣誓，誓死拥护苏维埃政权。当晚就举行了第一次军事会议。指挥官们围坐在大幅的高加索地图前，研究着行军的方案。

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始了。对于这次行军的目的、路线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有人说整个库班都暴动起来了，苏维埃政权都被扫荡无余了，布尔什维克都遭到屠杀，往哪里退呢？哪里有救星呢？有人说要冲出去，然而从哪里突围呢？左边是大海，右边和上边都是敌占区，下边向南去是无法通行的高山。也有人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必须要改编。此外，难民、马车是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应该让他们随便走吧，或者</PGN0092.TXT/PGN>回家去。郭如鹤认为，不能丢掉士兵的父母妻子，也不能坐在这里等待，那样敌人就会杀光我们。我们应该走，边走边改编，应该争取速度，从城边过去，沿着海边走，翻过高加索山岭去与主力红军会合。尽管意见纷纭，但最终大家都同意了郭如鹤的意见，并在郭如鹤的领导下，拟定了寻找红军主力的行军路线，于第二天踏上了征途。

夜，弥漫了整个大地，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可是贫苦的郭必诺老太婆在这漆黑的夜里，仍然坐在马车上。在这难眠之夜，这个饱经沧桑的外乡人又想起了自己牺牲在土耳其前线的两个儿子。现实教会她憎恨旧世界，可是小私有者的灵魂，使她不了解革命的意义。她又在不停地抱怨苏维埃政权使她丢了一切家产，特别是她出嫁时妈妈送给她的那把心爱的火壶也丢了，这让她非常伤心。她想起在她出嫁时，妈妈要她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那把火壶，就是在她死时，也要把它交给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统统都丢了。想到这里，她抱怨甚至诅咒苏维埃政府说：“ 像火壶一样完蛋吧，一点事情也不能替咱们办，这还算什么苏维埃政府，这算狗政府……。 ”

篱垣跟前的马车下边，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给孩子喂奶，她注视着吮吸着奶水的小脸，期</PGN0093.TXT/PGN>望着自己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大人物。“ 妈妈将来老了没有牙的时候，儿子一定会给我油乎乎的稀饭吃。 ”沉睡的父亲也醒了，将儿子抱了过去。

这是临战前的寂静。

黎明时，一声震天动地的炮声，在空气中爆炸了，旋卷的巨大的烟柱在村头房子的上空飞快地腾起来：敌人开始进攻了！

不一会儿，反革命的哥萨克疯狂地袭来了。人们惊慌地拥向桥头，而在这边桥头上，自己的队伍却拥挤、混乱，既无法前进，又无法后退，于是在桥头上展开了一场混战。辎重队和难民在相打，用斧头互相砍着车轮子，用鞭子互相打着，女人的哭声，孩子的叫喊……，桥上塞得水泄不通。就在这紧急关头，郭如鹤扑向这里，好象野猫似地跳到机枪跟前，他用铁一般的哑

嗓子大喊着：“站住……”可是连他自己也听不见他的话。他对着紧跟前的马耳朵开了一枪，这激怒了人们，他们挥舞着木棒向他扑来。郭如鹤同副官和两个士兵退到河边上，可是棍棒在他们头上挥舞得乱响。郭如鹤不得不下令开机关枪，扇形的火力，从头顶上扫过去，一阵死风带着啸声，把头发都吹动了。农民们都退去了，于是郭如鹤下令停止了射击并且指挥着人们把挤在桥上的马车</PGN0094.TXT/PGN>推到河里去，使桥面疏通了。桥头上站着一排士兵，手里端着枪，副官依次放行，结果三列马车都可以并排从桥上飞驰而过。

反动的哥萨克的弧形包围圈，慢慢地收缩着，越来越威胁着整个村镇，他们的散兵线已经占领了花园，士兵们才开始迎击敌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父母与妻子，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过去，他们曾同这些哥萨克住在一个村里，他们在童年时一块在河里洗澡玩耍，一块同姑娘们唱着乌克兰民歌，一块去当兵，去同士耳其人打仗。可是现在，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的认识，有的参加了白军，有的参加了红军，互相成了敌人。他们都气呼呼地叫嚣着、谩骂着，甚至扔了枪，互相揪打起来。但他们都没有开枪，因为双方的人都揪成了一团，在那里乱滚着。他们都只想掐死对方。这疯狂的搏斗，一直持续到天黑。

天亮时，村镇里的群众全都撤退了。当最后的骑兵连通过桥后，他们把桥烧了。在行军的路上，没有连、营、团……一切都混在一起，大家只是走着、走着，在村道上蜿蜒数十里。马车上乱堆着家用东西，鸡在笼子里叫着，连成串的耕牛拖在车后……。

外乡人这样逃难已不是初次了，自从反动的</PGN0095.TXT/PGN>哥萨克暴动以来，他们不只一次从家里被赶出来。但那都不过只是两三天光景，红军一到，秩序一恢复，大家又都回来了。可是这次拖延了两个星期，带的面包只够几天吃，天天都盼着能够回家。但是，哥萨克的袭击，残暴的屠杀，使大家有家难归，只有跟随红军队伍转移了。

这天，郭如鹤和他的队伍来到了山前边的一个村庄，军官史莫洛古洛夫同自己的队伍以及难民也来到这里。突然，村庄后面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有时火炮“轰轰”地响着，哥萨克又开始追击部队了。指挥官们紧急地集合在一起，讨论着怎样逃脱敌人的追击。郭如鹤认为，逃脱敌人的惟一办法就是翻过山，顺着海边，用强行军的速度，绕道同主力红军会合。要和白军比行军速度，只有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才能摆脱全军覆灭的危险。郭如鹤的提议遭到了其他军官的反对，他们认为，应当光荣地防御，而不是逃跑。郭如鹤没有理睬这一套，他毅然率领部队出发了。

郭如鹤率领的先头部队伴随着东升的旭日登上山顶。站在山巅上，往下一看，人们惊讶地看到山脊那面的万丈悬崖，无边的大海像一堵蓝色的墙一样竖立着，在海上停泊着白色敌军军舰。部队以更快的速度从山头那边翻过来，沿着边岸，走</PGN0096.TXT/PGN>在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可是，停泊在海岸边的德国军舰发现了他们，用重炮轰击从山上下来的人们。德军司令部向郭如鹤部队发来通牒，要人们即刻停止前进，交出武器、军需品待命。面对这严峻的考验，郭如鹤坚决地率领部队继续前进。一群幸免于难的士兵，在这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里，拼命地跑着。接连五个小时的急奔，弄得人困马乏，加入郭如鹤队伍的史莫洛古洛夫的两队人，忍受不了行军的疲劳，脱离开队伍，到路旁的村庄里过夜去了；一些水兵对郭如鹤也开始不满，他们

在群众中煽动说：不要忘记，郭如鹤是戴过金肩章的沙皇军官，他会把你们往死路上带的。郭如鹤率领的队伍越走越慢了，有几个连长和营长也要求把自己的队伍分开来休息一下，然后单独行进。

郭如鹤知道这必然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但是怎样说服他们呢？他一边走着，一边思考着，脸色更加阴沉起来。

夜幕降临了，大家才停下来，升起篝火做饭。这时郭必诺老太婆坐在火边又诉说着自己的木桶丢了，小马死了。那些年轻的母亲还在抱着被炸死的孩子的僵硬尸体哭着，不让别人埋葬。夜深了，郭如鹤和指挥官们在一个屋子里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前进，还是就</PGN0097.TXT/PGN>地不动。郭如鹤认为只有拼着全力前进，冲出敌人的包围，才是惟一的出路，而其他指挥官，因为疲劳和暑热，都不想再走了。他们说：“人都累了，走也走不动，而且用一架马驮的机关枪，怎么能够对付有火炮的敌人？……不能再让军队去冒险。”在这些话的后面，隐藏着对总指挥郭如鹤的不满和责备。郭如鹤眼睛眯缝着注视窗外的黑暗。他说：“我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后边的城市和码头都被哥萨克占领了，那里留下的两万红军都被白军屠杀了，他们也准备这样对付我们的。哥萨克袭击着我们的第三队的后卫队，我们右边是海，左边是山，这中间是一条甬道，我们就在这甬道里。哥萨克随时都有从山那边冲过来的可能，我们只有到山岭拐弯的地方，敌人才能追不上。那儿山很高，地势也开阔，咱们沿着海岸到杜阿十赛，从这里去有三百俄里远，那里翻过山有条大路，顺着那条路就到了库班，那里就是咱们的救星。如果谁要来阻挡咱们，咱们就得打出一条路来……”“咱们只有五天口粮，要用跑步跑出山峡，到平原去。”后来他又慢吞吞地说：“你们另选总指挥，我卸却指挥的职责。”几百只士兵的眼睛都凝视着郭如鹤。一个旅长说出了士兵们共同的心声：“我们大家都明白在咱们的路上是如何艰苦，是有多大的阻碍，</PGN0098.TXT/PGN>如果咱们再耽误的话，后边是死，前边也是死，咱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前进。只有你才能用自己的毅力和机智把军队带出去。”在军官和士兵们的坚持之下，郭如鹤仍然担任指挥官。但是，郭如鹤据出他若作为指挥官，大家必须执行命令，服从调动，——不管是长官，还是士兵，谁破坏纪律，就一律枪决。“纪律是铁的，对谁都不宽恕。”大家都同意郭如鹤的意见，并签了字。

这次会议是行军中的一个重要会议，是决定行军成败的一次会议。它提出了若想取得胜利，必须统一思想，形成一个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否则就必然失败。这是行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就这样，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郭如鹤率领队伍出发了。他要求全速前进，只有在喝水和饮马时，队伍才可以停一下，各个队伍不能互相脱离，每一道山峡都派上射击手，带着机关枪，要特别注意不要骚扰居民。

天气的闷热，长途行军的疲惫，第二队和第三队的士兵掉队了。他们很早就宿营，早晨很晚才出发，这样先头部队和后卫队中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夜里，当行军停下来的时候，有些从第一队被驱逐出来的水兵便在篝火中穿来跑去，他</PGN0099.TXT/PGN>们煽动群众不要跟郭如鹤走，并轻蔑地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皇帝威廉的同伙。郭如鹤是沙皇军官，为什么还要跟着他走呢。有些士兵也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那些与郭如鹤意见分歧的军官们，这时也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攻击郭如鹤的领导。在他们看来，郭如鹤不应退却、逃跑，而应留下死战，应该光荣地战死在这里。干嘛咱们要跟在红军

主力部队的尾巴后边拖呢？他们认为错全在郭如鹤身上，于是，他们擅自罢免了郭如鹤，推举海军军官史莫洛古洛夫为新的指挥，并即刻让传令兵连夜骑马去追郭如鹤，命令他前来开会，并令他的部队停下米，若不服从，就命令炮兵去消灭他的部队。可是，郭如鹤没有来，他的队伍不停地前进着，越走越远了，他们中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后边的人追不上了。

郭如鹤率领的部队，走进茂密的树林中，这里荒无人烟，人们走得又累又饿，士兵们把裤带越勒越紧了。巨大的人群片刻不停地在大路上蠕动着。当队伍来到一个山势开阔的峡谷里，见山坡有未熟的玉米，士兵和群众把玉米穗拗下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剥生玉米粒吃着。突然从前方传来了一阵枪声，侦察员报告前方有敌情。郭如鹤坐着马车匆匆地向先头部队赶去，大家也跟着往前挤。顷刻之间，马车互相拥挤着，步行</PGN0100.TXT/PGN>的、负伤的都挤成一堆；女人的哭声震荡着，数十里长的大路被塞满，挡住了去路。为了作战方便，郭如鹤命令士兵和难民之间隔五里远，可是那些女人和老人们都哭喊起来，担心会丢下他们不管，“我们同你们一块走，就是死也死在一块”，紧紧地跟着士兵一块。最后，还是骑兵从那边飞驰过来，拦住了这混乱的人流，疏通了道路，使士兵能够迅速前进。但前面又出现了险要的地势，左边是山，右边临海，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路，顺着这条路，在奔腾咆哮的河上，架着一座铁桥——这桥是惟一的通道。敌人在桥上架着大炮和机关枪，挡住了部队的去路。怎样才能通过这座桥？郭如鹤的队伍里有半数人每人只有两三颗子弹，另一半人的手里不过只有一支空枪。一门炮，总共只有十六发炮弹。而就是这些人却要同装备精良的哥萨克和沙皇军官团作战。

士兵们都望着郭如鹤，阴沉的眼睛仿佛在说：“去同你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亲嘴去吧！可是我们光着脚，光着身子，连吃的都没有。”郭如鹤明白人们的目光，明白这种死亡的威胁。他决定孤注一掷，指挥骑兵占领桥头。骑兵们也都懂得指挥官给他们一个任务，是要用死亡来换取这次战斗的胜利。

这些穿着利落的切尔克斯装，佩戴着祖传的</PGN0101.TXT/PGN>武器的骑兵，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同心协力地遵从郭如鹤的命令，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勇猛地向桥头冲去，战马飞驰着通过了桥头。这出乎敌人意外的行动，使敌人惊恐不安，手足无措。直到他们醒悟过来，才又开始用凶猛的火力封锁桥头。密集的子弹嗖嗖地旋风般地扫射过来，一匹马倒下了，又一匹马倒下了，可是队伍却越来越向前挺进了。突然，十六发炮弹猛然发射，把敌人轰跑了。

但是，过桥之后，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包围。敌人的十六门大炮都隐蔽在山峡的重岩上，紧紧地扼住道口，当部队从岩门出来时，大炮和机关枪一齐轰击，那样，一个活的都不会留下。这是死亡之路，可是除了这一条路，没有别的出口了。郭如鹤趴在地图上仔细地研究着。正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刻，侦察员带来了五个本地的俄罗斯人，他们因为不堪忍受格鲁吉亚反动分子的屠杀而抛弃了家园，来找革命队伍的，他们愿意为部队带路。据他们说，顺着小路可以绕过敌人的阻击。于是，这支人流在暮色掩护下，沿着小路、森林、石峡、山岩前进了。郭如鹤还命令步兵团从海岸的悬岩上下去，到码头那里，黎明时冲向敌人的轮船并占领它，以防敌人袭击。凝视着那苍茫的夜色，他简洁地说了一句：“全部</PGN0102.TXT/PGN>消灭敌人。”战士们都勇敢地上了马，大声地一齐说：“一定完成任务，郭如鹤同志。”郭

如鹤登在岩石上，看见那些光着脚，浑身褴褛的一片模糊的行列，无数的尖尖的枪刺密密地排列在那里。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郭如鹤——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解决生死问题的关键在他手里，他担负着从绝望里指示生路的重任。郭如鹤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出路了！或者战死在这里，或者是叫哥萨克从后边把我们杀光。我们没有子弹，没有炮弹，我们要赤手空拳去占领。而敌人那里却有十六门大炮在对着我们，可是如果大家能万众一心……”他沉默了一下，脸色成了石头一样，用那不像人的粗野声音喊起来，大家都觉得心寒：“如果能万众一心地冲上去，就可以打开一条生路！”他所说的话，每个士兵都知道，可是当他用那可怕的声音喊出来的时候，一种意外的新奇，使大家吃了一惊，于是士兵们都喊道：“万众一心！！或者我们打出去，或者都战死在这里！”

与此同时，格鲁吉亚师的军官——梅罕拉芝正在凭眺着他把守的天堑，盘算着他的“锦囊妙计”：把汽船开到塔曼军的后方去，从海上射击，派陆战队两头封锁起来，就可以把塔曼军一网打尽了。当梅罕拉芝还陶醉在他的美梦之中</PGN0103.TXT/PGN>时，塔曼军已爬过悬崖，攻进了他的阵地。他们只得仓皇溃逃，下了山崖到海湾去，想从那里乘汽船逃走。可是，海湾已被从海岸悬崖上下来的塔曼军占领了。塔曼军俘虏了这批逃跑的敌人。另一部分敌人向城里逃去，恰好遇到包抄的骑兵，这样，在郭如鹤的领导下，塔曼军歼灭了敌人格鲁吉亚师，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郭如鹤以身作则，奋勇当先地作战，终于赢得了群众衷心的拥护。这一天，队伍胜利地进入一个城市。他们因为自己和家眷衣衫褴褛，甚至连一件贴身的衣服都破得不成样子了，就到无人的商店去抢了衣服来遮体。郭如鹤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便耐心诚挚地教育大家：“我们是革命军队，我们是为了革命，为了我们的土地而战……可是，你们却做了土匪——去抢人家的。我是本队的指挥官，我要责罚你们，每人二十五棍，谁就是取了一根断线也得挨打。”

这时的群众已经和行军开始时不同了，当他口令一发，凡是抢过东西的人都服从地站出了队伍，仆倒在地，光着屁股等他拿棍子来打……。

郭如鹤懂得，自己今天所以被群众拥护，那是因为他能领导他们去追寻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他们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他知道，如果他要口吃地说一句“弟兄们，都回到哥萨克和军官那里</PGN0104.TXT/PGN>去”的话，那么大家马上就会举起刺刀把他结果的。

战胜格鲁吉亚军之后，塔曼红军本来可以较顺利地前进，可是不久他们又遭到了暴雨的袭击。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使天地顿时昏暗下来，人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联络。有人被洪水冲走了，有的马禁不住急流冲击，把车辆和孩子拉着滚到沟里去了。

经过一夜与暴风雨搏斗的人们，精疲力尽，他们的脸庞乌黑枯瘦，眼睛凹陷。郭如鹤知道人是走不动了，马也受不住了，但不管怎样，都必须日夜兼程前进。若停下来，人马就会倒下去的。所以，他仍然命令队伍前进。次日，尽管雨过天晴，人们仍不能稍停，只得不断地走着、走着……。

孩子们都不哭，也不要面包了，只在枕头间摆动着苍白的小脑袋；母亲不去哄孩子，抚爱孩子，也不喂他们奶了，只疯狂地望着蜿蜒的路，无声地走着。马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把车杆也压断了。人们只好把孩子抱下来，大一点的，母亲就疯狂地打着骂着让他们走；小的抱在手中或是背在背上。

如果是一个人拖几个孩子的话，就把最小的一个或两个留在丢弃的马车上。人们从旁边走过去，连看都不看一眼，杂沓的脚步声，</PGN0105.TXT/PGN>马车的吱吱声，吞没了孩子的惨叫。这是行军最艰苦的时刻，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人们越来越多地产生了绝望的情绪。在这严峻的时刻，郭如鹤为了增强人们的勇气和信心，为了用血的事实教育绝望的人们。他命令队伍绕路通过一处被反革命哥萨克洗劫屠杀过的村庄，在那里有五根电杆上吊着五个赤身露体的人。白匪还留了一张条子：谁要私通布尔什维克，就同这五个人一样，处以酷刑。人们在血泊中认识到：“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战胜死亡，前进！

沉重的脚步声，突然把这静寂冲破了，仿佛有一个异常巨大、异常沉重的人在走着，一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心在跳动着。走着，不知不觉地都把沉重的脚步加快了，越走脚步越大起来了。千万人在行进着，已经没有排、连、团——有的只是一个极大的，叫不出名字来庞大的整体。无数的脚在走着，无数的眼在看着，无数的心变成一个巨大的心在跳着。

于是一切人好像一个人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酷热的远极。

正当塔曼军和广大群众这支铁的洪流以锐不可挡之势前进的时候，遇到了哥萨克兵团的袭击。白匪军官邓尼金的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骑</PGN0106.TXT/PGN>着高头大马，握着无情的亮晶晶的马刀，飞驰而来，截断了塔曼军的去路。在这生死关头，郭如鹤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退却，他们都顺手抓起东西，向敌人猛扑过去，迎着死亡，扑向敌人。他们排山倒海似的涌到哥萨克跟前。当哥萨克一望见这无边无际的人海的时候，就都转回头，用鞭子抽着马逃跑了。就这样，伤员和难民把哥萨克的突然袭击给打退了。

击退敌人袭击之后不久，塔曼军又连续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哥萨克占领渡河的桥头，企图截击塔曼军，在郭如鹤的指挥部署下，骑兵团和步兵团于黎明时进攻哥萨克，步兵从五俄丈高的悬崖上跳到河里，游过河，冲入哥萨克战壕里；骑兵攻击铁桥，冲过桥到村里，一下子将白匪将军卜克洛夫斯基的司令部占领了。

主力红军在两天前，曾占领了这个村镇，后被卜克洛夫斯基将军打走了。大家都渴望追上去。但是，郭如鹤却不率队伍追主力红军，而是按兵不动。虽然据侦察兵报告，哥萨克又在集中力量，组织进攻，敌人的援军也从叶卡德琳诺达尔开来。因为他晓得，落在后面的部队还没有赶上来，他们是没有战斗力的。如果他们凭现在的力量单独前进，那哥萨克就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郭如鹤不能忘记那些孤立无援跟着他们</PGN0107.TXT/PGN>的队伍。为了他们，郭如鹤只有等待他们到来。可就在这时，哥萨克军却密集起来，以铁的重围，包抄塔曼军。敌人的大炮，震天动地轰隆隆地响起来了，郭如鹤仍按兵不动，只下令叫回炮而已。过了两天，后边的队伍还没有上来，子弹和炮弹越来越少了。哥萨克看见塔曼军很少回枪，以为他们已弹尽粮绝，于是就准备痛击起来。到第四天夜里，哥萨克开始发动进攻。黑漆漆的夜里一片叫喊，枪声四起，在这昏天黑地里，到处都闪着子弹的火光。郭如鹤命令不准开枪，直到敌人的散兵全线扑上来了，已经辨别得出对方的身影时，他才命令“集中扫射”，一下子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就这样，队伍才得以前进。

此后，塔曼军又遭了几次敌人的进击。但是这支经过战火考验的队伍，

都万众一心地与哥萨克进行拼死的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终于，等到了落在后边的部队，这部队是由史莫洛古洛夫领导的。自从行军以来，史莫洛古洛夫始终在行军目的、作战部署上与郭如鹤意见分歧，尽管他一次次反对郭如鹤，实践却证明他总是做了错误的估计。但是，郭如鹤仍然没有忘记他们。当这支部队到来的当天晚上，郭如鹤就发动攻势，出其不意地以三十门火炮一齐不停地向敌人猛轰过去，全军战士英勇奋战，就这样冲出了</PGN0108.TXT/PGN>敌人的重重包围。为了追赶主力队伍，他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历了艰难困苦，他们几乎丢失了一切东西，甚至由于饥饿而把心爱的孩子扔到山峡幽谷之中。可是，主力红军误信了白卫军卜克洛夫斯基给邓尼金发的电报，说这里有一队由水兵和从德国回国的俘虏组成的“光脚匪徒”，到处抢劫和屠杀。因此，主力红军部队下令，退却之后立即炸毁一切桥梁。这给追赶主力部队的塔曼红军造成极大的困难。而且这样长期追赶下去，弹尽粮绝，人也精疲力尽，马也成批地倒毙了。为此，郭如鹤派人与主力红军联络，说明情况，最后终于消除了误会。这样，经过五百俄里行军的塔曼红军，历尽千辛万苦，以紧张的搏斗、骇人的战争、眼泪、鲜血的代价，终于同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了。在小说结尾，依然是一个群众的场面，作者写道：

“在花园那边的旷野里，是无数的人海，好象才出发的时候一样，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可是有什么新的东西掩盖着它。依然是那些无数的难民的马车，可是为什么在他们脸上，好像闪烁着光辉似的，好像有生动的反光似的，都有那么一种不可磨灭的确信的印痕呢？依然是那些蓬乱的、褴褛的、赤足的士兵，——可是为什么都默然地好象顺着一条线似的、笔直地站成无尽</PGN0109.TXT/PGN>的行列，为什么那些好像用黑铁锻炼成的枯瘦的脸，以及那黑压压的枪刺，都排得这样整齐呢？

……

“好像那时一样，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尘雾，可是现在却被秋气澄清了，草原是分外地光洁透明，所以人脸上的每一道线纹也显得分外清楚了。

……

“不过那时的动荡的人海，好似草原上的洪水横流着，可是现在却都静默地归到铁岸里了。”

在群众大会上，大家都在静静地倾听郭如鹤讲话：“同志们，咱们挨着饿，受着冻，光着脚，跑了五百俄里的路。哥萨克好像疯了一样向咱们袭击。没有面包，没有粮食，也没有马料，人在死亡着，倒到山下去，有的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咱们没有子弹，都赤手空拳地……”虽然这一切大家都亲身经历了，可是，郭如鹤的话散发着未曾有过的新的光芒。

“咱们的孩子……咱们的人死在敌人的枪弹下，都长眠在草原上、森林里、深山里。”郭如鹤低着头稍稍停顿了一会，又抬起头，对这成千累万的人环顾了一下，接着说：“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为什么要受这些痛苦呢？……为着苏维埃政权,因为只有它一个才是农民和工人的,此</PGN0110.TXT/PGN>外，他们什么也没有……”

郭必诺老太婆没等郭如鹤说完就急不可待地爬上车说：“当我出嫁的时候，妈妈把火壶给我做嫁妆，并且告诉我说：‘宝贵它要像宝贵自己的眼睛一样。’可是我们把它去了。算了吧，让它丢了吧！让咱们的亲政府活着吧，因为咱们的腰一辈子都累弯了，不知道快乐……。”这个曾怀疑和咒骂苏维

埃政权的女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磨练，她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只知道痛惜水壶，到由衷地表示热爱苏维埃政权，郭必诺老太婆走过了一段多么长的道路。郭必诺老太婆的老头子是个一辈子总不做声的人，现在，他也用那沙哑的嗓音说：“我心爱的马被打死了，一切家当都丢了，我不可惜，就让这些都丢了吧！只要咱们的政府活着。没有它，咱们早都没命了。”

那些与郭如鹤百般为难，要加害于他的水兵，这时也诚心诚意地在大家面前向他忏悔。

好像波浪在翻腾，到处都是狂风暴雨般的喊声：“这里咱们的亲政府呵！……让它活着吧……苏维埃政权万岁！……”人们都有很多话要说，人们都感觉到他们这支被无边际的草原，被不能通过的高山峻岭和茂密的森林所隔绝的部队，他们在这儿也创造了——即使比较起来是极小的吧</PGN0111.TXT/PGN>——那在俄国，在世界上所创造的那东西。人们都感到无限幸福，而且知道这幸福是同苏维埃分不开的。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又是有机联系着的。整个作品实质就存在于开头与结尾。第一章是行军的开始，最后一章是这个行军的结束，从而说明塔曼红军和人民群众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如何从一支散漫的、混乱的人流，成长为一支“铁的洪流”。

《铁流》的突出特点是它不是写个人的命运或家庭的悲欢离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群众集体形象的描绘上。因而，小说是以人民群众的集体群像作为主人公，它描写出无组织、涣散的农民群众是如何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走上革命的道路。

作者也通过个别人物的觉醒过程，典型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变化。郭必诺老太婆作为群众代表在小说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她虽然出场不多，却贯穿全书。关于这个形象，绥拉菲莫维奇曾说：“我是把贫苦的农民群众在革命影响下获得新生这个基本思想集中在她的身上。”

《铁流》既是说明广大农民的改造过程，那么领导这个改造的革命力量当然是布尔什维克</PGN0112.TXT/PGN>党。在这部小说里，党对群众的教育是通过他们的领袖郭如鹤来实现的。绥拉菲莫维奇成功地塑造了郭如鹤这一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形象，这在二十年代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中还是少见的。绥拉菲莫维奇以无产阶级艺术观塑造的郭如鹤的形象，很好地解决了人民与英雄的关系，正确地阐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者从他与群众的关系里揭示他的性格。我们认识郭如鹤是英雄，也是从他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战斗，以及后来群众对他的爱戴中看出来的。同时，作者也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表现了人物的鲜明个性。他只用了几个非常洗练的字眼，就把郭如鹤个人的形象勾勒出来，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铁颚”、“锈铁的嗓子”、“眨着铁的闪光的眼睛”、“铁一般的声音”，作者以这些典型特征，集中地表现出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形象。

《铁流》在艺术上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作品结构严谨，首尾对照，浑然一体。小说的第一章和最末一章就正是这支塔曼红军的英雄进军的开始与终了，也是这支钢铁队伍的全部改造过程。作品的结构直接服从于揭示作品的基本思想。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和丰富多采的语言，都是小说不容忽视的艺术特点。</PGN0113.TXT/PGN>

《铁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奠基作之一。崭新的主题，崭

新的人物，给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幼年的苏维埃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新的方向。当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有些作家怀疑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绥拉菲莫维奇以自己的作品《铁流》，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真实存在及其无比的艺术创造力。因此，《铁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推动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们自由竞赛中，起了巨大作用。

《铁流》早在一九三一年就由曹靖华译成中文出版，鲁迅在译本序言中曾称赞它是“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PGN0114.TXT/PGN>

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艺术特色

绥拉菲莫维奇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他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无产阶级和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依靠与劳动人民的紧密联系，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进程的作品。他的创作反映了苏联人民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苏联人民不仅摧毁了沙俄专制制度，而且要砸碎私有制在人们心灵上铸成的精神枷锁。它既展现了苏联人民的自发斗争，也展现了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自觉的斗争。正如作者自已所说，他是“一个用艺术体裁编写年代纪的作者”。他的作品可以称为苏联人民革命的艺术编年史。

绥拉菲莫维奇的创作，不仅在内容上有其巨大的认识意义，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科罗连柯曾这样评价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形象的、压缩的、有力的、美丽的语言，灿烂的、清新的描写，草草写的，但仍旧是活龙活现的人物——这一切对读过这些素描的人来说，都不能不</PGN0115.TXT/PGN>受到注意的。”

绥拉菲莫维奇为了结合急遽变化的时代脉搏，用自己的作品去配合苏联人民的革命斗争，所以，他总是迅速、准确地捕捉生活中的某一片断来构思作品。因而他的创作，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小说，都写得像“素描”。他长于简笔勾勒，以“压缩”的有限的画面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如短篇小说《浮冰上》，仅写一次冬猎的情景，却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生活；长篇小说《铁流》也只是撷取苏联国内革命战争中一个片断，却表现出在这一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人民群众的觉醒过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只截取生活的一角，却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使那些精彩的“素描”，有着较大的思想容量。

其次，绥拉菲莫维奇善于选择独特的角度去反映生活，并善于以饱含生活内容的特写镜头来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以强化小说的艺术效果。中篇小说《沙原》只描写了两个悲剧故事，却深刻地剖示了私有制对人们思想的毒害和腐蚀。在小说《铁流》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特写手法，犹如电影的镜头组接，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经过作家的巧妙构思，于是在作品中交替地出现了喜剧性的场面和悲剧性的事件，将</PGN0116.TXT/PGN>作品构成为一个错落有致的整体。如每当急风暴雨式的鏖战之后，随即出现了风和日丽的战后的小憩。作者以富有节奏、活泼、跳跃，但不零乱的画面，多角度地表现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人民革命队伍的成长。这种表现作者时而写人民群众的群像，时而又用特写镜头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有背景，有人物，笔墨虽简，却疏而不漏。

再次，由于绥拉菲莫维奇写的是“素描”式的小说，所以他非常重视小说的情节描写。这是他与其他的俄罗斯作家不相同的地方。他的小说除早期作品《浮冰上》有专门段落的自然景色描写之外，很少有独立的自然景色描写。绥拉菲莫维奇显然受了屠格涅夫关于自然描写的影响，写得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他又有所发展。他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不仅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且有突出的故事性和情节性，如在《沙原》中描写那衰老的磨房。

> “谷仓里不是磨盘在轰响，不是木制的齿轮在争着敲击，而是惟一的石头迂缓地像老人似的沙沙响着，面粉就吝啬地，以一道几乎觉察不出的细流撒着。它撒着，撒着，而忽然沉思地默想起未，戽斗也就在白

白的</PGN0117.TXT/PGN>期待中张口站着，面粉屑困倦地徐徐飘落下来，接着，一股细得可怜的水流重又发白和颤动地摇曳着了。”

这段景物描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衰老的磨房，也使我们看到了那衰老的磨房主的精神世界和那颤巍巍的身体。这种自然景物的描写是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铁流》中的自然景色描写与作品的情节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着的，可以说它跟随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小说开始，作者写道：

“村镇的花园、街道、房屋、篱垣，都喘息的沉没到那昏暗的、暑热的、云雾似的灰尘里了，只有那塔顶似的白杨树顶，尖尖的在窥视着。”

大自然的一切，都赋予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它们也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一样，“沉默到那昏暗的、暑热的、云雾似的灰尘里了”。白杨树顶也在关注地“窥视着”人们的斗争、人们的命运。自然景色是与人们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值得注意的是《铁流》中的河水声，像一条纽带似的连接着斗争的锁链。在小说中，作者用</PGN0118.TXT/PGN>那奔腾、喧嚣的河流作为这活的人流的不停地进军的背景。我们在作品中，不断地看见和听见“奔流的水的不断的喧嚣声”，“骚扰的奔流”，这一切都和人的“铁流”相呼应，无论是紧张的战斗，还是刹那的平静，都是通过这股巨大的洪流的变化来衬托的。

绥拉菲莫维奇的创作，不是以纤细、雕琢著称，而是具有独特的朴素、自然、凝练、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几乎没有一篇有西欧文学中常见的那种冗长的心理描写和心理独白，他总是用人物的语言、行动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作家的这些艺术特色，特别是注意故事情节的特色，都与他的“素描”体的写法有着密切关系。而作家的这些特色，与中国小说艺术是接近的，这也是他的小说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PGN0121.TXT/PGN>